尤菴集 十三

書

尤菴先生文集卷三十五

書

與尹吉甫 庚寅十二月

行日留墨褫中承拜慰戢之衷未容名言未委嚴丕旅中眠食珍未弟病中偶逢仲氏令兄得數日之款殊慰岑寂也聽松先生碑陰文字當時言淺且無助之者竟墮深井石頹磨滅之後始思一得之慮也兄試進東郊更申前言則庶或見聽耶倘或不利則請諸趙爺座下如何兄若下來則此事無復任之者恐遂成千古之恨也餘病苦僅草不宣

又 辛卯五月

前後三書長弟承拜一向無便尚闕報謝心常茹恨最後書不甚曠日伏想一例健勝矣弟宿病重發危機百出極非佳兆只得拱手俟命而已明兄所遭視兄尤酷相對甚惡錦事節上生枝轉難收殺浩歎奈何只是安疏最飜騰一層弟亦初甚驚駭今聞外間甚喧始雖相愛者亦欲割席如此則師友之義仍遂不明矣豈可因生醫殺人而並焚岐佗之書乎可笑松譜卒業已久而屢經修動胡暗不可看方謀紙改寫畢即納呈也前諭　國祥五月之說此亦聞之以爲杜撰亂辭兄或憂其言之誤人耶無禫之說非但有朱子之訓凡喪杖則必禫君服當杖不翅明白此

亦可以爲證矣弟職　命蒙遞而繼有藥物之　命此時不欲自入文字陳謝請方伯依朱子說保明而不見聽勢當復露姓名矣惶悶惶悶事端種種伏望隨事指誨如何如何宋生紙不來來則傳彼也

又　辛卯十月

前教牛溪先生譜草及癸甲録今因長湍便付還矣松譜亦上幸賜訂證以示則更欲添删以送晏叔處然晏叔必苦待如有便幸先報以已成如何其綱條自謂甚費心力第未知不得罪於他人否也以此尤欲就正於高明也別紙諭及碣陰去夏承敎敢以己意理會其可疑處逐段修起則所改殆十之八九

非復原文貌樣矣因自駭然以爲此所謂作者而非述後生小子何敢如是無禮而不恭耶遂復滅去因就原本略加標識然每自謂其時倘或錯料傳示改本則其妄作之罪何以自贖耶幸其悟迷之不遠矣此必萊兄因弟警察之語而繙傳於兄也然兄之辱索亦不可虛而弟果實有是事有過而諱之又近於厭然故敢追記以呈眞是弟之罪案也幸覽後卽還勿掛他眼至祝至祝兄若知此是全然別本則必不下索矣既見之後則知兄雖厚於渚相家亦不敢以此呈稟故不憚相示只欲兄之罪我而已也

又辛卯十一月

滿山風雪邑便奉札遠到跫然而喜尚恨莊生猶未形容得到也仍審閤中湛樂且將賦桃夭極令人喜艷須有此等道理然后始有生世之樂也山房妨病之戒殊荷愛念第以比年甚苦煩囂喫耐一月與一月病相似故遂耽靜趣仍成盲瘖然非喫飯則不能堅坐彼啖蔗絕頂翁是如何筋骨也碣陰文字前書備盡不謂未蒙垂察乃欲布聞于浦爺足見平生言行不相副無以見信於朋友惶恐慚赧殆無以復奉談晤也願兄更量此言之實自衰曲亟止前謀俾此賤蹤無重罪戾千萬幸甚李先生誌文之諭尤覺愕眙彼白江相公素號解事而猶爲此論此甚可怪而

以兄高明不即駁正然則陳尤之自取不知猶未爲可輕也更願認出如何松譜別紙徐當奉報然乍看一一諦當不勝景服也甥書依受自餘俟歲杪奉約會遐耳

又 甲午五月

洪公聖良以銓長黜爲嶺伯重峰狀則以爲因擬重峰禮郎之故權判書徵狀則以爲因論幸相山海未知二說孰是聞洪公兩爲嶺伯是因兩事而兩黜耶考示伏望

又 丙申六月

昨日濛上禍到所獲書謹悉彼中事憂念罔涯宅卜

貞與孤雲既非先生平日之意則俱似未安故當時不敢勸助日後狼狽出於萬不得已則猶爲可諉也此則當在僉賢權度輕重而處之也易名之　典次第之說竊恐濠議得之及時之論則又恐來教甚當也老先生追　典因循至今者此實諸門人之罪而又失今日則深恐悔不可及也幸望財度衆長早定論議如何如何

又　丙申七月

兒女來歸伏承惠書良切哀感前書所稟蔑蒙印可此後臨事財處則只恃執事者範圍而已第末俗多口引準備要不若證說家禮之爲安也蓋實無甚異

而人言則似不甚鬧矣然朝家既令依準五禮儀則禮葬官似當考據考據而無得似當申稟於朝家本家則不敢干亷焉事似爲得宜矣先生遺事前書具稟此是不敢犯禮之意而已豈是可爲而不爲耶然曾因某兄狀草竊效鄙見反復商訂殆無餘腸專委某兄之說恐是過傳也曾奉盛録亦敢忘僭標志以稟以爲受教之地蓋事係師門不敢以踰越爲嫌亦恃盛德雅量並受芻言也今茲奉納復以囘教千萬之望縮慴以俟也炭兄狼狽殊可念然專執休退之論則君臣之大倫廢矣唯是驪哀撰出一出者不可復退之論使人立脚不住甚可怕也練後拜省之節

亦未見十分明據未知孰爲失得也

又丁酉七月

傾渥中大哥見訪兼承教諦忻瀉之至不容名諭善戲亦深玩復前書所稟只以　恩隆病痼勢極狼狽故欲出於不得已之計也非欲身隨言出也書中所諭及大哥口布深符鄙意然吉凶之占將何居也倘蒙續有所教愚蒙之幸也至祝至祝辭狀已有報否此中疏章尚無　批回日夕憂遑然恐兩皆不利也炭論比來一變欲人皆學孔子進退中道則中道矣然豈人人皆可學哉草論以爲此時退陶尤不可效云其意則又非寸紙所可盡也無緣面承祗增鬱結

又 丁酉九月

明兄最初登對極論趙　批至於數千言皆不蒙
允只仇視一句　許改云問及狗馬之疾以實仰對
云矣略聞謗徐逼上下仲初爲首故右徐者謂初有
所爲而然也此說不好矣且聞兄退陶求一句人或
艴然弟欲解焚謂炭兄退陶復起則於僉兄比擬未
知默其口耶炭兄殊不以爲然矣草廬嘗謂或出或
處當其可則未嘗不同誰敢作差殊觀而某兄有莫
分門之說恐惹爭端云云此說似有理大抵今日說
話甚難矣別紙首條其兄家所執只歸宗二字然所
謂歸宗者宗家絕嗣之謂也據禮律則有庶子者安

得謂絕嗣也此是大端幸兄無遽出口而細商量以教也

又丁酉十一月

行謀無變否何日登道誰能作指劍章以祝於祖道耶愚今日復上文字乞遞職名兼謝　隆恩從此靜鑾省愆可以無辜卒歲矣前諭去就之義雖感好問之盛心然兄之煖弟之冷宜各自知矣何敢相謀唯是草兄則疑兄之容易出脚愚淺則恐兄之倏忽遂初終與高明之見凸凹而矛盾也唯幾於無可不可者可與上下其論矣夫無忘江都四字看來不覺起立果能明此義理則勝似他人十年啓沃之功矣第

未知渡漢後意思果能如湖海時否好笑江都寢興當時弟極知我兄之意故不欲以爲無知而以此强加矣今承來教則義理誠然矣媿伏媿伏懷慶事昨承　密諭果爲諸大臣搪塞兄之先見之明將不假元龜矣然　聖上之意則卓然矣不勝欽頌之至愼老文字敢不僭承然必須有行狀年譜耳書札從當搜上矣諸文之託不於七山將安歸乎早爲屬之幸甚幸甚○　密諭云云幸默之到京尤勿出也不隱於兄已孤　聖上之意矣

又丁酉十二月

李妙見訪仍奉惠札辱教勤懇玩味詳究不勝欣幸

第審以妄論之故行計中輟不覺悚汗也此乃換面之繼祖也身旣遭慢又遮了賢人應聘之路此何等罪戾耶亟欲上章自列而前疏未久姑待後日耳自餘云云仰見權時綜物之至意歎歎歎歎第有甚不相悉者極欲仰首伸眉詳言求正而無益於兄之不信而只取困殆故不敢也然愚之妄論何足道哉唯是兄遠引孔朱之說以攻弟弟亦引魏鄭公獻昭陵對以爲說也孔朱之說弟固已見之然孔子爲失臣失君而發則今日縱使不密失却剃頭皇帝有何不可使彼發怒　朝廷所失不過一箇妄漢而今日諸公自不失全軀保妻子之利矣有何損益朱子爲當

時徒說復讐雪耻不離於口而無一着實擧錯故爲
此不言易之說似不爲今日全昧象占喚陽作陰者
發也兩夫子若知後世有借此以禍仁義者則必不
肯爲此以遺之也此則誠欲亟質於高明者幸以回
教如何自得兄書驚懼疑惑殆於寢食不安蓋爲范
寧譏王何恰似爲今日設也如何如何弟比添新恙
廢飯恃粥其能久乎只是　主恩未報死有餘恨耳

又　戊戌二月

昨朝官便下狀時妹兄士悟屬在廢床未遑修覆只
以數字回于宰語之故矣俄因賢從子續拜崇札縷
縷談言實皆教我矣欣幸欣幸前日使來伏付鄙疏

想蒙登徹而其所妄發迨此覩畏第惟雅量不甚譴何耳　聖主所批留疏益見溫厚寬廣廢兄此行則人不見天地之大始知前言之甚妄也未知將如何收殺也然三者易而中庸難程朱正法恐不可輕易掉脫也如何如何釋疑不待勤教自當耿耿比因悟兄疾革日夕奔遑下册尚未動着可歎可歎第欲偷隙校讐畢則呈稟也二哥蒙許歷入弊家禮儀將有光矣感幸何極悟兄昨日幸噓一口氣一息猶在然只朝夕間事耳方在其側憂撓不備

又戊戌三月

戀德恒切忽於官便得拜惠疏藏戢之私切切下量

李兄之亡朋友以書來者無不相慟兄書尤獲我心極令人增涕也自病至纊自舍至柩力疾躬護事了忽覺病增朋友皆責以不自量從今始悔而亦難追耳明兄意外歸來直到李兄柩前一握相慟仍以事故不得穩叙矣盖於　楊前親承　諭旨傳諭甚懇既又聞廿三　筵中所教尤非賤臣所敢當者皇縮之心日夕竦然去就如兄之快適一進無難而此豈人人之所可辦也自笑淺之爲量也近疑緣病喪尚未卒業恒自耿耿希哀山事日聞所不聞實欲無聞申兄塋事亦可改也

又　戊戌四月

戀德日深昨拜惠翰如陪談燕慰瀉不可言況蒙示諭高公祠語不覺有壯心然所望於高明者正在朱程正大門庭唯願高明百尺竿頭向進一步耳弟疾病日痼小動輒劇比數日內　隆旨三降雖已控免恭俟然一味皇縮耳所蒙　批辭中果有並及盛名之語　聖明若知鶴巖齋中相送語則必無收司之坐矣晏兄約於望間自嘗下轉向兄邊邏逸來此未知已欵高門否若並輿臨此則何幸何幸溪上諸生略以事各自散去倘對床數日不語閑說話只語可語底則實大幸也幸乞圖之

又兼示　戊戌八月
市南

前後書次第拜領教意諄複實牖迷胸卽日僉履如
何弟以　上候違豫伏在深僻去就迄未決悶悶度
日今朝試開大政忽有麟夫人之喪旋卽停罷事事
不幸矣島誣章甫三司方議辨斥而未見奮硬眼明
者是可憂耳前示曾述崔事一遍云者正爲今日文
案今爲奉請倩幾便走告幸須卽投如何弟幸賴仲
氏老兄周旋遠爲人父祖從此庶免窮獨伏想僉兄
亦爲我喜也易子之教深以託於僉兄也春兄上來
所居阻右不得頻見恨恨

又　己亥二月

春序向暖未委閉居體況如何區區馳傒日益勤止

昨日二哥來見盖悉歲前安信此則甚慰且因市南
祗聞警誨之意不勝銘感之至做時不似說時人心
不如我心嘗於册子上尋常看過不料今日真踐斯
境也無人不怒子然獨立只有市南見矜時有扶助
之力而已尊兄亦以亟謝職事爲教實是先獲適以
洪君徵事蹤跡甚不安欲因此尋醫則市南委來懇
懇以國事血誠挽止此亦戚其意感其誠姑此遲遲
其視見幾不俟日者誠可愧羞矣然觀此爻象不患
無可去之義第至於三日不食則亦可吝也所詢謏
額兩款當一從朝家事目至其用樂一款方今自
上不但減膳撤樂凡係浮文盡行損節鄙意則無論

男女而樂不可用饌品亦從儉約爲宜矣未知如何
○市南　聖眷日隆樞府事務悉以委之此後則弟雖歛衽而歸亦不爲無所藉手矣

又　己亥三月

前書教責誠感不鄙然視晏書殊未及一二豈兄之愛我也不如彼耶此中事雖不盡如兄示然頗實有之敢不引伏最是速去銓職實是先獲之語也二旬病狀乞免甚懇而　聖上至以私問疾若不能辦得兄力量則此後事恐益狼狽憂悶何極正以此時希查方起彼此唇舌不勝其多極令人惱苦耳荒政諸路狀聞略成頭緒與市南議蠲物故兒弱收布且

軍良布尺請一切以卅五爲準事未行而謗先騰意思頓阻奈何奈何春徽先後下去想一一傳達矣迎諗節目略具別紙只在兄財處耳適遭喪威不能多及

又 己亥閏三月

諸友至伏拜惠復欣慰無已迎諗縟儀不得以端甫周旋茹恨在心久益未解也數日前 上特教於筵中尹某亟付職蓋因草廬留疏而愕然有此 教也饒山尤可念此兄固慮其狼狽經歲周旋矣今則物議顯詆以容護則又非擬身自當之事故只付僚席此後事亦將如是矣奈何奈何試觀 上意則似不

相捨爲諸兄深慮焉千萬禁軍臨行索書不一一

又 己亥 九月

垂死中二哥歷訪且傳惠書多少警誨之語不勝銘感第辭旨喜婉因不可曉蓋自是分明而弟之愚迷不能言下領悟耳第聞諭迷道者固在直言幸乞後便一一提教如何千萬之望賤疾已痼不能出戶者一月日矣死而已矣尚何望哉坡山堂齋皆以大聖人事爲扁恐非下學爲己之意其齋號之次書者恐當也如何如何祭文病愈則何待院儒委來而爲之也近者少開戶聽人出入則輒添一病雖來恐不得迎入矣此意布之如何

又己亥

昨臨深感但酬應之際殊失耳垣之戒極可悔懼幸兄因弟之可戒而尤慎其樞機也夜間有一人書極戒之故尤不勝瞿然而亟以仰報耳○非爲禍福道理當如此耳兄疏欲其節損也

又己亥九月

秀行奉答書仍有所懇未知覽否即日靜況如何弟所患日痼隔死如窻又因　聖上有問以事係　先王之故不忍不言妄論醫官事大忤時論欲加以不急　君父疾之罪杜門祗俟凜凜度日耳兄聞之必曰不聽吾言竟如何矣食肉一節有何定規雖父母

喪有疾則食況朱子以爲居處飲食不可盡同於父母云云則尤當有所斟酌也服則思誠强欲沈樞兄者殊覺其多專矣弟則只欲吉甫兄矣昏禮一節不敢質言然殺其禮如來示恐或寡過矣

又 己亥九月

因院中僉賢之至禓審動止慰喜無已僉賢之命非但自顧無似實涉虛浮故不敢承也祭文扁號亦懼汰哉而僉賢之意有難皆孤僭率呈稟悚仄悚仄兄之前日長書敬佩胥誨之意第以有爲無以無爲有者多此則以告者過也只以醫事言之則當初力爭於 上前 上以 慈殿爲悶對以當看罪犯不敢

以要用有所寬赦比以此事欲救武仲而不能得非我之不聽武仲也以此一事見之則來教二三說話從可知耳希仲收用之云兄書尚在何可誣也希仲免喪尚不令　上知責弟未知此何等說話也於此等處不能無惑焉其他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莫非兄愛人之德也銘謝何可言也病甚苦不能一一當俟早晚

又己亥

來書警誨尤切益知愛人之盛德也仍審齋居味道體用休適又甚喜慰爾第示諭之意猶未能釋然於鄙衷者當初醫論大臣猝發於賓廳春意即同未及

徃復者勢也惟市停論之時弟語之云必不得已議藥無寧使醫官輩私相商論疏釋決不可也市非以鄙言爲非而其時俗論如山市亦自任不得此非弟之所敢知也至於金吾之職云云尤不勝大噱也當初以兩醫只付金吾使之論罪而弟厭避圖遞則固弟之罪也其時臺諫方請誅戮果若蒙允則爲金吾者只當行戮而已有何厭避之事而圖遞哉若以大義言之則人人得以誅之故雖不係職事猶敢爭於

榻前如此而不得則斯已矣陳恒弑其君聖人沐浴之請只一見於論語未聞言之不已期於必得也若以不進封事爲咎則又有所不然者封事蓋出

於不得已也故程子曰咫尺天顏尚不得感悟尚何待於文字道理固如此也大槩人心不如我心者此無足怪而所謂不如者又有多少般數如炭會以書謂我曰欲殺兩醫此天理良彝之不泯處也既曰天理良彝則天下之理將無以易之而其翌日乃責鄙劉之爲非今日事正如百千蜩螗隨喙自鳴如之何其可一也非弟之不一而人自不一又其一人之心前後不一奈何奈何至於希說則到此益難爲言矣希之道德固非淺陋所可窺測然三代後人物宜莫如伊川而當時呂馬諸公薦授國子教授崇政說書則伊川或受或不受受不受在己而已未聞以薦之

授官者爲非也且竊聞希嘗著經綸說一通上自朝廷大體下至接待彼使纖悉無餘以至徹相國左右云鄙意以爲仁人之心未嘗忘世也如此又以爲進善之職不下於說書因此可以出入經筵兆足以行矣今見兄書則似以爲不敢以待伊川者待希而宋朝加伊川以官爵而來教則以爲不可加於希故云云惟燕昭待郭者然後乃宜云當初愚劣識不到見不透處不勝愧服也然自今追思猶未得其恰好處置若果陳請則當曰某人已除服請使人慰之耶抑當築宮師事之耶抑當親臨見之云耶竊聞希徒以爲自上就見不敢召見故云云此數者皆非如弟者所可辦得然當初兄若持此數端明以教我者

則力量雖狹猶可奉行矣兄只曰給藥賻喪　聖上之所以待希者何如而免喪已久訖不使　上知之云如我昏愚言下領悟猶不敢望況望其意下領悟耶其時擬以講職蓋以此也然兄若旋以教我曰我意如彼而不如此云爾則尚可即悔而其第二書曰既除職而資級旋請勿授希豈肯出耶其時曲折雖不如此然固非所以待希者故受以爲罪矣至第三書然後始責其授官之非是此實愚迷不解人意之致而兄之教人似亦不明言善議也然在我者不勝其愧怍故昨者榻前自　上有問而不敢有對蓋請廢官爵則兄教如此請待以物外之士則希之憂世

之心不可蔽若請以就見師事則呂馬之於伊川猶不敢以是爲請者兼且尋常以洛建之叛卒責之一朝如此者恐非事　君之義也以是莫適所從憤悱囁嚅之際春兄有所陳達亦未知實當於理否也且今世之人果有得程朱法門者耶此不敢輕議而兄每以程朱法門爲言若果有其人則此可喜而不可譏者果無其人而勤加於尋常人以攻之則此何異於宋朝一番人使侏儒着深衣幅巾以象朱子而侮弄之也此則甚於希之謂朱子不識中庸也兄若曰今世之人誦習程朱書而所行與之相背云爾則言出而媿死矣來教不出於此而出於彼者必有其說

而愚迷罔覺凡此前後所疑幸乞一一明教以牖其愚則實莫大之賜也千萬懇乞

又 庚子正月

臨院事甚盛託名誠幸也第遁人蹤跡不比餘人且以受言甚重故方以文字待罪此時側名諸賢之下傳之遠近毋乃不可耶以是不敢即承教意幸商量更教如何通文草略標數處須恕僭踰之罪如何列名中如宋士徵國士奎濂可書也令胤欲以何事下送耶若使講論書册則豈勝幸甚若如碑表徵文等事書札足矣吾兩家何必爲此人事體貌使其可惜日月虛費於道路而兼致人馬煩弊耶幸諒之南伯

如有往復者敢不說與

又庚子三月

病兄埋沒續拜寵翰忻慰可量況示諭丁寧實感鄙誠只是此漢疾病如許無論餘事只此難强耳奈何奈何始謂雖在田野不害芹曝之獻昨聞黃生世楨說則以爲都下喧然謂不當既退而有言蓋頃者首揆陳達　先朝事舉鄙名爲證而大非實狀故略及於辭疏中矣人言如此自此言亦不敢出矣如何如何碑記別紙呈上完相之逝久益摧慟豈但爲私而已金正書謹領仍知與此公相問極知兄不憚入是非叢中兄膽何如其大也好笑春序已暖只祝爲道

加愛

又庚子四月

懸係日勤方欲因便有所稟訂大哥遠至委書鄭重慰瀉之至如病得蘇春兄所謂禮訟　大王大妃服制也元相許憲主希論甚力遂致詢及賤臣惶怖何極前答市兄書謂兄亦是彼說牢不可破今見大哥鄙見不見剖破伏知兼收並觀無所偏係之盛心也鄙議呈上幸望斤教如何大哥倘荷相留庶幾警發頹惰之習何幸何幸兒子纏縛兄私未得即歸歸則當遣侍杖履也鎭岑寧已以兄書令退之更加商量矣此則憂之也切而無說可止故只令廣議京外矣

今得來意如得藉重而爲言矣晏兄必以山中爲歸死計此意誠好朋友只勉其早歸可也如何

又庚子四月

病中戀仰尤切今於饒衕垂鐫鄭重仰認盛德感佩亡量盖此無狀賦性褊急發言處事動乖理致非不欲矯揉變化而用心不剛無異捧沙而填河朝悔夕忘常切自悼而已茲者提誨至此敢不佩服而屢省焉第有疑晦未祛者不敢不奉質焉世衰道微人心不淑喙喙爭鳴亂道誤人此實仁人君子隱憂浩歎者也如驪江之自立己說以異於朱子之訓者其於吾儒家法其大體不可謂同矣其與姦程僞朱者誠

不可同科而安知一轉則終不至於難言也況其徒之癡妄者則轉相誇耀曰白湖之見高於朱子肆然公詬使人莫之敢嬰當始驪之爲此見解只以快一時之意而已亦不知其弊之至此也以故愚妄者誠實痛傷不量其力之不足竭誠盡言欲以救其一分則紛然之說四面而起雖肝訾謗如對私讐蓋嘗寒心而亦一竊笑也兄謂此氣像可以甘苦相濟同歸於可耶曩在乙未冬春兄抵書於弟曰吾以不尊驪之故得罪於少輩云云今之時與彼時又相懸矣弟雖欲同而汚行以乞降於彼輩彼輩豈肯受之耶故只思抱此遺經守吾拙以死而已此外無餘望也

且有一說兄謂與彼輩苟同强合以利國家耶借曰能之其扶樹國運者不過數千年而已而其傷害道學之罪則雖億萬年難洗矣雖或至愚其肯以此易彼耶愚妄之見如此非以爲必是欲以求正乎高明耳幸望矜教如何如何犯事不待成難守難而已有難處之端以愚所見則自中之潰裂恐不終日正不必沮止而自不能爲耳至於老先生頰舌之諭則意思正不到處也兄之憂念之心則細且深矣然無乃有若似聖人之論也耶幸乞毋以此等說話更發於酬酢間使此無狀重得罪於斯文也服制之議伏蒙印可自幸其大不謬也其小小同異處亦皆承受勘

定矣驪之斬衰之說又是掀天動地底貌樣令人駭
奪不知所以爲說昨者適聞洛下相傳之說亦是其
徒妄相張皇欲以橫駕古今此亦豈驪之本意也特
其流弊使然矣丫洞一門連被重叅咄歎何極在京
時非不以至誠相戒聽時非不相然而只渠氣習輕
浮觸處忍不得奈何奈何然謹依來教當更勉勵也
竊聞兄在京日於衆座中以爲丫叅由於馬橋之事
聞者以爲太爲引長枝蔓也弟以爲以兄嚴密猶不
免忽於樞機況於賤陋者乎然當時兄說則只是汎
論無有真象故無害也今日則帶叅出於李諫故馬
橋之說復不勝其紛然云此甚可憂也遯院祭文曾

見甚好若於高意或有未足處只爲更加點化而已何必如是更費辭遜也千萬病劣不宣

又 庚子四月

音問稍濶戀昂殊深即於褫中伏奉惠札甚用慰感此昨受疏 批未蒙褫免不免再上矣皇恐無地西原墓下略有事在欲趂端午了當兼欲依衢信事到彼俟 命明間將發令胤許與相隨彼中有墳菴若把厚姪輩同坐討書亦足樂也禮訟似長憂慮何極然只辨禮律變正則無害而必欲推到難言處使人粟身駭心則其意未可知也倘非 聖明在上則此身已陷刑禍也久矣每得日下私書未嘗不鬼奪而

魂散也

又庚子四月

時氣向熱未委動履如何瞻溯區區時事至此罪實在余只自慙愧欲死平生眼不識人之戒從此共相留意可也三王之祭先河而後海其亦明於物理者歟然皆在既往置之勿復道而用力於尚屬自己者不亦可乎如弟衰老日甚只自憐悼而已大哥猥荷相留極有警惰之益今忽解攜老懷之作惡不可名喻餘祝加重以慰遠誠

◆又庚子五月

病伏窮山日益馳情昨於褫中伏承手札欣瀉甚至

弟承審　聖上軫念離家不敢仍留墓下劃即歸復而亦不敢至家屏跡山間久客之故胃症斗劇悶苦炭退驪進非所致知草遲市子甚可愍念今日百惟都由此漢而起仰愧俯怍實欲無生兄既在遠餽兄不與同其利彼之情狀何由細聞略在大哥書想兄聞之爲之駭汗也然置之勿復道可也惟次野則免矣聊一奉喜而已

又庚子六月

示諭草廬云云此固長厚之意然其在消長之際毋使　主勢少傾陷入其類之計則有不得不爾者矣豈可以鄉里顏情上誤　君父之聽哉如弟已在閑

地與草事體不同然其隱憂深慮或有終夜不寐之時此豈爲一己之私計也第未知高意復以爲如何耳

又 庚子六月

來書縷縷警誨勤至開發多矣感荷亡量草兄事誠或有過當處然今日事恐不可深咎也叔子之論邢恕雖厚然若是前席啓沃之時則其害正誤國之罪恐不必掩覆以誤主聽也況其所論義理不能勝利欲一句豈不直截攻破其奸邪本根耶草兄今日說話雖多無一言如此嚴峻者也如何如何且崔事與今日其輕重淺深又自不同恐兄未詳今日事矣大

槩鄙意以爲草兄論炭驪以爲一科此則恐不精也如何如何於兄不敢不盡所懷幸勿爲他人道也臨儒見訪仍奉兄所抵春兄書矣春兄方入沙山矣病餘氣恭只此

又 庚子 六月

伏承逐便垂意致問以書慰荷獼勤所託文字再煩勤諭謹已拜命矣此中團圓之樂果如來諭第念私家福過不能無凜凜之心耳仁哥久受其警益今遠離違將復昏昧而淡泊矣無任悵悼之私邊事不欲言只是一日差長於人而不能爲其所信使之陷溺狼狽日夕愧恧不翅汗流三日也春兄 新命趣已

呈狀未知出場將如何也草兄殊可念愚未見四面受敵而能保無事者也暑甚只祝對時保重以慰瞻仰

又庚子八月

辱教縷縷感荷不已況寬裕慎密之意尤非小人之腹所能窺者又深欽仰第所謂希仲者誰耶此則不敢知也市南袖手而歸則在渠豈不便好而宋王之所一居州又去則豈是細事耶除是春兄終是上去人庶幾撐支一二分故弟不敢作反招矣前後兄書愛不敢依戒滅去然其有說話者切不敢煩人眼矣竊聞驪以兄責渠書有疎脫字故盛以此傳說以爲

無邪大證而其徒頌兄不已以爲眞大人此實好言語然以弟觀之則似甚苦矣兄何不苦於彼而反以戒此耶且道彼誠不足畏則所依之藪又何足畏哉教意未能深曉也

又 庚子十二月

伏拜褫中書誨諭勤悉感荷何極只是孔席之不煖顏巷之有執不害於不相悖正使相悖而有必同之義則兄胡不自反而徒責人爲也鄙拙病骨值此雪寒恐不免凍殺敢望明年大椀不托耶先銘何敢暫忘只於時可事到之日預以見教則當依前草稟耳晏許書已付風便矣昨者閔哀校理來自堤峽極說

曼況令人不覺隕涕也歲序將盡更乞爲道加重

又辛丑六月

辱復甚荷師門盛禮終阻執事茹恨奈何戴笠之諭責在門子弟矣然如我者頭粘頸上已幸爲人出手何敢望乎所示草兄云云未知其說如何弟則從前所守之說無所增損草兄所傳如不改本色則豈於今日始駭耶第今日交象不可謂美善究厥所由則未知誰當不拯其隨聖訓炳然此則不能不爲尊兄過慮也兒子卜兆之計不翅難矣渠聞廣石之好頗傾意而去未知終如何渠甚單子弟又老詩未知四喪之屠終出于何日夕憂慮

又 辛丑七月

耑書良感廣石略具甑山了書矣此間草兄見臨不無事在而賤病日苦長時頹臥此日足可惜也不拯其隨當時偶有此意故漫以布聞而方虞僭越矣今承開諭甚幸且感第所謂諸賢未知指誰然亦可默想矣所謂諸賢者枯淡臲卼固不足爲尊兄之隨也至於其他則卓犖奇絕可驚可喜必因高明而入故妄有過慮之心矣今蒙草兄所傳高意則尊兄之回頭轉脚已先於他人矣喜幸之餘尤切皇恐弟於其人心艷意服不翅深矣沉迷没溺不能出頭至於數十年後始知其可厭而遂知反求矣今尊兄則一朝

乃能如許如非心公識高何以與此實不勝歎仰也
千萬留俟早晚之奉耳仁卿在侍否歸便甚忙不能
別書

又壬寅二月

昨朝上東俄拜惠札甚慰戀思慕仰之懷大哥久與
相守極有警惰之益今遽解攜不但疑無質病難砭
老懷離索實不可堪耳從兄之疾非朝夕可治憂慮
庋日也大哥書册外無言不與他說話邊事亦當盡
陳於晨昏之際矣鄙意自以爲無邪未知自外人觀
之以爲如何耳但爲黃生說只合用不敢疑三字不
然則且用牛溪豈可使人人盡同於我一句可矣而

欲救拔他費了許多說話使大漏小洩以致彼此都無穩便此則心實愧悔也自餘何能一一只祝因大哥之所達擇其可恕而恕之可教者一一回示千萬千萬春暖加重

又壬寅十月

聚散之餘想尤作惡雨餘陰暗靜履多衛此昨寓江村食盡則旋復邦族耳然何故不能自賴作此棲遑白首未已耶一笑而已草兄去就首鼠可念此兄就則武初不孤猶可救得一二而只是廟堂全不相信却恐先生袖手而歸以是不敢相勉也未知高明之意如何也彼此舟行可通正好作剡溪故事病劣如

此也沒意思耳

又壬寅十一月

已自飛鴻顧返耶解攜以後不堪無聊雪後甚寒體中珍攝晏書仔細尋繹蓋慮終必有禍故欲逐段發明成一文字以曉後生耳鄙意以爲程朱說話尚且爲笆籬邊物況其餘何足爲有無耶今日論議齟齬如此可笑可笑

又癸卯四月

滄頭已往復耶鞍轡之餘動履如何弟祇俟蓬島之會忽聞洪學士紹述江海之論入大文字其宗統嫡統之說極其嚴切方此杜門席藁以聽朝家指揮江

湖勝景必不許卑主者汚衊矣惟是兄之衮衣之榜已未出否願聞超詣之論矣餘在兒子口達〇聊作楷草語以供一笑一笑而滅之如何

又癸卯八月

院事多可憂不得已諷諸生以貴縣使君爲掌當有頭緒否然須兄致力然後可濟耳最是不可草草者文正文純並享議也若以爲愼老時已定不可已者云則今日將毀舊祠而新祠之建不遂當明言公論展其制度令可奉五位而亦求楳文於京中決不可依違含糊至奉安日始乃發言也然則楳文當求於何人貞相與市南孰得若請於貞相則其書當具曲

折須令大哥搆出如何弟以罪戾之蹤不得從諸生末議然不能默視輒此仰稟惟商教之此不及思者亦望財示也大抵潰裂甚矣憂端深矣

又癸卯九月

前書久未復每悚于心即又荐承尤用愧戢院事吳有司斗煥檢督甚勤祠宇則訖工已久只丹臒未及而已講堂亦數日後幾畢矣鄙意移安夾室以經年歲甚未安觀勢還安於冬前未知如何此則可以從容商定矣兒頌尼山書已歸於市初云想是稟定者耳朴生鄙意以爲渠無大段所失而只是不量力不揣分遽欲整理院事且以事得罪於官人一時謗興

以至於此心甚哀之故欲令宛轉遞去矣聞渠既呈單而略觀諸意則殊無顧藉之色不遞何待可憐可憐所詢疑禮二條別紙奉稟耳

又甲辰閏月

今日事只有省事保生閑閱殘書數件而已前者不量筋力冒瀆一動致此大病悔不可追今承懇至之教敢不服膺草兒倘荷相見日有西河之警則庶有理勝之望矣松院祝辭甚荷財幸第未知彼中之議如何耳成先生後事之議子琢城主曾不勝扼腕矣然以鄙見則此老之事既無經據後生之起疑無怪也但澤堂至引賈充以斥之則似非為賢者諱之義

矣今碣本則後輩尊先正之道安得不然但不敢據而爲正耳勘譜之役承示極慰留俟其人亦聞命千萬病甚僅草

又 甲辰十一月

比來心懷漠可止泊伏蒙先後寬譬藏戢無已兩賢年譜驚魂未定未能入思然當初鄙見亦無固必第俟春草之說而更教之如何刋役姑徐之示今見所下草本須當如此然任事者如或精詳則可免舛誤兄曾過松潭渠亦有其人乎時事不可料如此鄙意則毋寧簡篇之爲愈也如何如何如曰不甚乖當則江陵之歸授之此本而世系及附録旋修旋寄似好

未知如何只未經春訂爲恨凡此更加商量如何松潭並享之議江陵欲令我主張此何敢焉只如昔年石潭之對而已然石潭有衡陽故事而黃山去年之舉亦放婺女之祀故終免自我作古之嫌今日之議亦得前跡之可據者則善矣曾見廣輿攷於逆旅詳載天下書院之蹟兄若有此書須與徧攷之如何

又 甲辰十二月

大哥袖書竟然同訂坡山譜草其間不免恐脫執咎處不韙之罪想有以原恕也大抵此事殊不可容易石潭譜既經愼老勘過後復校得再三次矣昨對江陵乍看數處猶有可改者不免隨手刪改所謂得一說

終身者眞可戒也聞將與草兄有蕭寺約令人神逞第其噫慟之聲有令人作惡者耳只此

◆又乙巳四月

鴈僧傳到手書忻荷不已此碑刻已訖本欲東去離嶽矣忽聞溫泉　行幸之擧雖不敢起居　行朝至於遠去則似乖常道故昨來新院晦間稍移岬寺爲避暑計耳今日事與尋常行幸有異暫時趨赴端的安否實臣子常情而如賤臣則釁孽如山何敢自同餘人昨已陳情乞免仍且請罪矣春兄有書以爲如有宣召之擧則不可堅坐云未知此義如何我躬不閱不暇謀人之行止耳大哥宜有復者而來僧促歸不

及別作書也

又 乙巳六月

官便傳到惠札謹審示諭矣第疏本序文曾以書報達疏本方不住尋討矣今又見教不勝悚息此必少輩借出而彼此俱忘故方從近者問之而近者不知終不可得則勢須以士友間所傳者更勘入刻矣然此事似在末終不必汲汲序文亦然幸以此報之晏兄如何序文不數日當專人呈覽也最有難處者別紙呈白只在商處耳賤迹粤自己亥之冬何望免肉而幸 聖上之容庇耳至於今日 聖恩愈隆而兢兢愈甚前日之疏豈得已哉張承旨明言其事於

行朝又以其說爲出於同宗之最厚者而又謂聞之於清風貴人此則又與晏持所傳者異矣兄之見憂雖深而見教難明盖入出高卑超出情迹此終日味之而終不可奉行者也幸以古人先獲者提耳如何

○張承旨於　行朝謂春兄聞鄭某與李某有鬪恚事爲諫官時以請罷具草矣聞將改松墓故不忍也張非等閑人而又已言於春兄則晏不可仍留審矣吾欲以此相報而言出於張則在野者與之相涉極不便故不敢然知而不言心甚不安未知如何則可也頃日掌擬恐是激之之端也晏若不留未知刊事付之何人耶晏不知張意如此而曾聞其與之深言

可憐其孤單也卽丙

又 乙巳 六月

續承提誨感荷良深辨誣疏乍見訛誤甚多故略加修改然不能再閱想如掃塵矣幸與大哥商訂去取而送之杆郡如何序文病中疲闌意思不起牽率屬草盖欲俟病歇而改本矣旋思僉意跧佇不已則此正悚息不安者故只以前稿呈納幸痛行繩削使之粗滿人眼如以本質不好不可枵雕則徐俟早晩改爲可矣盖累月病蟄兼以暑濕精神茫然殊非筆研時節也所諭文字云云愚滯之見尚未能曉然也人臣受此不道之說則只得自言而請罪以俟君父之

處置而已其見察與不見察非所論也況其末梢歸宿之如何乎雖使此言出於閭巷惡口猶當悚息踧踖之不暇今之唱而和之者是張金二國舅則其可嘿然自謂無罪乎然自　上若不檢舉則亦當緘口以度而今乃　收召不置此益令罪戾之臣皇恐危怖無地自處者也至於以大者遠者爲言之諭則尤有所不敢知者也設使　聖上無意於遠大爲臣子者何敢以吾君不能倡言之哉此則非唯力量之所不及亦恐道理不如此也尊兄試思昔年柳逆之時之事於仲氏何等細故而尊兄乃憂遑奔走不遺餘力哉今日不肖所遭與彼時豈不大相不侔耶聞自

上舉鄙疏以詢諸大臣而如洪相亦不敢分明說話只依違而出其氣焰何如也尊兄之爲此說者正如無病者之不知人之疾痛也雖呼暴之甚豈能見哀也且以晏持之說則其言根似若出於此間少輩者而春兄之所聞於張元勇則金國勇以爲出於他人云如此而尚可消磨耶感兄見念之深終始索言之幸覽後卽丙之竊恐連累高明也

又乙巳八月

纔答晏叔書與草兄入處東鶴矣卽者松院便專至盖得新方伯欲改年譜板本也並稟於高明高明將如何報去也弟答晏叔書以爲如得改爲則豈不盡

美第以兄纔刋坡譜又繼以此則恐於公事有妨且松刋雖不精然彼中既竭心力爲之而乃以少疵全毀之亦有所未安不若就其中尤不可不改者改之其有數字當改者亦只改其字而已似爲穩當云云矣今松儒之示如此愚意切欲告止晏叔而以魯告晏者告松儒使取在晏校讐本理會之未知如何此雖斯文事太支離太翻瀾故只欲省約耳○兄若以弟意爲不悖則附録及序文將誰付亦商教之

又乙巳九月

日者因晏叔往復爲言申廣州疏姑毋刋於二賢譜後以待諸議歸一似宜云而又爲徐當以沙溪老先

生與廣州書奉送云矣今將送去而亦以一通奉納於兄幸須覽而還之也盖鄙意則以爲廣州於牛溪之門師承之分其淺深始終未知如何而既作長書非毁栗谷於牛溪則其於栗谷可謂不相知之人也今既曰牛栗年譜而附見非毁栗谷之人於其下似有未安非謂栗谷以爲未安在後生尊崇栗谷之心則不能無未安也兼且申疏大意在於判別松江與牛溪而曾見尊兄筆削之本乃全去其一款似非其本意若使死者有知其能有厭於其心耶只以嫌於晏叔之故而删沒其主意在申氏子孫之意亦以爲安耶兄如曰此疏終不可不刋則不若從容商議二

譜不須合并而各自爲書全載申疏於牛溪譜後而勿使晏叔與焉則其在公議私情兩皆無憾未知如何昔年鄙見於此等微有所慮故敢請二譜各行之意而兄以爲不可此則此漢其時不能索言求正之過也至今自咎之矣幸并加財照如何第慮末俗喜訛因小至大者多矣而又念此漢今日之意恐義只合緘口囚舌而只以此事從初與聞而又係師門緒論故有此縷縷只望兄善爲繩縫不使有痕跡而已不勝祈懇之至

又乙巳七月

戀德方深忽自尼衙褫到初三日惠畢所以見教者

無非警切之言敢不服膺然區區之爲兄憂者每在於江海同流今乃以河漢爲諭耶好笑好笑第所示所謂大道者無緣見得幸吾兄之終教也弟爲了高井墓表來在孤雲已四日矣十一有忌祀于益衙明當赴彼旋欲歸處于此或遯院當惟草之從此時從者一枉則何幸而不敢望耳

又乙巳

曾以一書拜意齋旨人不辭徑去未得謝上至今爲恨玆於利禩承拜惠書謹悉多少示諭慰幸無已前一月棲息離山之北昨才西歸旬間復將以祀事略往益衙耳文烈公遺稿蒙此訂示略看一過甚知德

人之用心也尚有一二可疑者故還以籤稟幸賜取捨然後轉示草兄俾送于春兄如何今日有疾且方具實封必不暇及此故如是耳抗義合編之示似甚穩便然則當沒抗義之名而只曰重峰集可矣且抗義卷首圖錦山破賊一段中有不忍見者不知牛山何故作此也鄙意只欲存其擺陣之狀而去其不忍見者未知高意如何杆便尚不來在山北時得春兄報而因便以示于杆矣春兄之報與鄙意不大相遠蓋謂老先生之責申雖切交道未絕想申有改悔之實也此言似有理想杆於此必有所處矣拙作蒙不鄙俯作一字師甚謝甚謝

又 乙巳至月

杆人十三遇於此所示節略月相書復略刪數十字以送矣其中以白沙爲洞見先生之道云者似僭許故特抹之未知如何

又 丙午正月

曾蒙惠札兼有俯詢深荷不鄙亦愧昏塞無以仰報高明也只有瞽見趙是賤微也不懲前羹猶欲奉法者豈感於尊兄遯院一爵之獎乎已往曲直皆相置之而能屈於抱印之小諒則豈非先賢之遺風大家之餘矩耶比聞外議頗洶將以亂宗統撓人心上章論罪捧頭以俟緘口度日感兄誠意復此咕咕皇恐

皇恐今以家兄之命略向湖上以聽分付歸路切擬湖江暫過仁里而只恐蹤跡累人也

又 丙午二月

病裏思想倍苦茲忽承專足下狀蘇慰十分無以爲喻風雪漫天連日慘慄雖閉戶深坐饕呼獰吹左右撞擊不知何時無此軀命使氣候少見寧息耶昨於餽兄以一書奉戲語想發一笑也牛山文字方病未及披玩俟差方可依教耳示諭守法犯法未能領會昏塞可愧蓋既謂犯法則寧復有得中之可論乎莊周謂爲惡無近刑朱夫子極辨其淫辭之害理今來說之意固知其有所在而癡人前不可說夢亦君子

之所當知也草兄果斷關節則誠可敬服然公明賢所稱公叔之言亦可商量也南宮之說湖伯既自云無情兄何必追訟也湖伯借女冠甚懇可能速副耶市南再春已迫令人悲歎日者胤哀來見愚謂俟服除賢季親事須亟畢之未知老兄之意亦然否家禮所引司馬太尉語誠後學之所服膺也今日洶洶非彼之可憂一番少輩不能靜而俟之有縱風止燎之舉則此可憂耳然長者雖欲鎮之而萬無得力之理不如任之之爲愈也使世道至此豈非黑水之故耶所學一蹉其害至此可怕可戒

尤菴先生文集卷三十六

書

與權思誠 諶 丙子七月

節序遷逝念德愈深李退之來遠承惠音且悉口伸悵然面耳丁寧感戢曷喻不審信後學履愈佳否時烈日荷臨庇碌碌仍昔耳示來出處古人以飢飽取喻固非傍人之使尼然以程門成法言之仕道祿仕二者之間兩無所居則山林而已吾兄必居一於是矣時烈迫於養親容易一出多失故步朱先生所謂量而後入者真血誠也以此創艾不欲重相攙掇也然而有一焉聞兄束裝裹粮將爲觀國之行焉愚意

以爲仕與科無二道也則因其行而遂之或恐一義也未知如何如何朋友以仕宦相招古有明戒而然且云云莫或爲私意所係而然耶惟在高明諒之耳

又 丁丑三月

時經罔極人不依舊伏惟尊兄閤履無恙否亂後離懷尤莫耐可時烈　主辱之日苟偷一生俯仰慙憤求死難能奈何奈何就言家弟昏事因亂未就脫若咸昌丈終不鄙夷而示之後期敢不從命家運不幸從兄致命於江都去月間渾舍遘癘近始寢熄闕然不相問恨恨千萬只冀神會

又 己卯九月

伏問暮秋學履若何尋常傾遡時烈家運不幸姊婿喪逝痛悼不自堪弟於今月十二日除授龍潭前既不赴北行今無可進之理而人皆謂　聖恩不可不謝肅謝後呈病爲當或云不須如是未知如何而可也幸須示教前書所示兩說切欲奉探求教而卽對傳訃人悲撓未果當俟後便耳弟之形便幸須速示如何○寡妹不可不往見而家在長湍旣不謝　恩而歷行都市似不便寧可肅謝而仍往妹家呈病爲便耶不然則今姑毋行而俟屢月之後爲當耶幷須商教萬望

又己卯十月

進退大事也頃步必欲相謀而遠不可得前既蒙諭繼承敦誨其於感鐫之心無任區區曾有別紙寄明甫轉達已得關聽否人生斯世莫不有負荷之責誠有一毫有裨於　君父其何敢自潔而爲果也哉食芹者所以不自量也當初竊不勝憤瞶願忠之心而他有所不可恤實有首鼠之意旋有多少曲折竟尋遂初之賦雖然豈敢捨　王哉此心愈往而赤當初不敢深說固有所待而於明甫微說其端不謂明甫不悉人意答問矛盾而不相入且爲世俗之說以喻之而高者太高卑者太卑今日與人說話誠有難者矣至謂不得自由者是欲歸之於老人君子疾夫舍

曰欲之而必爲之辭愚雖至陋忍以此見待耶老人之意決有所不然者明甫之云不過爲愚回護而不知其實者也惟兄高見俯符鄙衷實幸實感第未知希仲之見如何耳娶女之說到今回思之兄蓋謂邊氏之事而弟之所論別是一事蓋其時方與人論士友間不當昏者也因是而有郢書燕說之誤可笑可恨

又庚辰閏月

歲遷月改戀德采增伏問春寒體用休適攢賀無已但聞遭大功之服驚駭罔喻弟病蟄依前懶症新長每想兄强健篤實汗顏赧頸即見希仲書見謂曾論

未發之旨因兄垂示云若蒙轉送則庶發蒙蔀何幸何幸前書鄙論一道朱夫子說今諸友之意若是牴牾義理無窮安得據一書爲定也曾教舐犢之悲是弟飽經者也不欲聞之但視弟失去單兒永無後望者奚翅霄壤之不侔也適在歸途忙忙不一

又庚辰六月

時烈白私家禍故姑母從兄相繼違棄悲悼傷割不可堪忍曾聞兄荐遭喪故尊嫂又經染患極用驚慮而哭死之餘妻病且劇憂遑泪没未暇相問惓歎恒切今因舍弟歸自門下得拜手帖悦如覩承謦欬何慰如之近日病蟄窮山傍無師友之警益一出言一

舉足無非人欲上出來既而悔之而又未能一刀斬截心切自悼焉册子工夫不敢全廢而症候不減未知文字之益不及於朋友歟抑未能專心致知故都不得力歟亦或遲久不懈加以年歲之功則庶有漸漬而有分寸之進歟惟高明明以教之至祝至祝希仲曾見深衣新說意若不滿於朱夫子者然若每每如此則自子貢以下更無開口處矣其理氣說必有超詣頴脫洞窺前人所未到處幸乞轉示以破昏謬如何如何又蒙俯覬甚荷相愛此實黃宰之事而當初不敢力止若曰吾不知之則有甚於掩耳盜鍾故每受以爲罪今承來示尤切矍然小兒輩皆被諸父

兄煎迫不能謝去近日頓覺其彼此交害已減三之一謗讟雖深而頗覺省事也大抵希仲之說無非盛德之言一一銘佩不敢忘也兄亦力賜鐫誨俾不迷向則自當皇恐發憤如鍼劄身不敢憚改也

又庚辰七月

曾於希仲文字中見兄逐段批正竊窺議論之正愛人之深不勝歎仰顧恨不得執册趨前躬扣緒餘耳昨來遠承委札開盡高懷又以見傾倒之盛意也僕妻病一味沉痼指死爲分心緒極撓今日外至既不爲兄喜寧足爲兄憂但斯言似傲殊非聖賢家法可笑可笑希說紙上略記諜聞以竊附於吾兄未及卒

業爲明前趣取甚以爲恨如得入眼乞賜斤誨道理天下之公講說豈猒其詳耶示希仲悔責良喜良喜第恐其中尚有强不可令者耳此中書籍絕希欲頗兄印取儀節於靈光如可得也當送紙地垂示至佳

○朱子文字中有善弱字未知何義

又庚辰九月

天氣已肅碩果不食晨晡戀德不翅飢渴伏惟進德修業保有日新之功欽仰欽仰弟病苦浸漬支願縮坐者半年于茲矣剔與僉兄相逐不得與於答問之末適埴冥途吾未見其有得也竊奉兄與少弟往覆之意蓋此弟昧於遜悌之道不與商議率爾冒犯咎

則有之然亦不可謂不知乃兄之志矣兄幸不鄙不
甚揮斥假以顏色感藏無任弟每自語于心曰思誠
暨我可謂莫逆者也此事有不言言之則兄或不肯
拒而弟亦不敢辭也故始不敢輕言之耳第看高明
有兩寒之教此則曾非所圖於兄者此朱夫子所以
致意於趙丞相也惟是兩家各擇其對如不相懸則
兄教之以飯麤飲水不忝先訓弟戒之以荆义布裳
提瓮出汲則不亦可乎希仲數相見否曾以妄見敢
論或難竊自附於高論未知如何如或不以僭而咎
焉不以鄙而棄之終始牖迷則庸謬之幸也首春爲
一書倩兄傳致此友曾見渠書則未見云毋乃殷洪

喬耶

又辛巳八月

自賦碩鼠一向阻音此心何嘗不與嶺雲飛哉卽惟深秋閤況佳安學履燕超時烈貧病懶廢都來昔狀中宵仰屋只自咄嗟耳未教稚息猥蒙辱許爲親禮當趁時請期而抵此遷延遲鈍可罪第念鄙女年甚稱令胤雖茁然早成然視古人議昏之年則未及三之二而詢諸卜筮則亦云來歲其吉故鄙意欲遲明年然兄若欲速成則亦當唯命之從須商量教示如何如何金泰叔近得相見款聽餘論何幸何幸所論仁義禮智爲用之說高妙灑噩不可補詰自歎精神

之短也其二紙呈上幸賜明辨如有得失之可言一一批示至佳鄙說一紙在渠處從當推上求正也金文丈書納去耳

又 辛巳九月

來諭諄悉且因明兄書知車馬旋到炭庄準擬相就得承警誨而斸山種麥事務方劇未得解纏引領馳情日夕勤止幾時當復過嶺覲親事詢諸卜說叅以形便當在秋來而亦不敢不唯命之從耳來歲尊嫂尚在心制中據禮當於親迎後卽行見舅姑之禮則以心制行之或有未安耶抑旣曰心制則已是卽吉之人恐無不可耶然旣不欲親迎之禮則亦非可與論

者耶須與明兄商證以教如何示諭戒懼之意不覺悚惕斯豈非高明大段着力後知其不易而發耶若如鄙劣則初不知此事之如何天理日晦人欲日熾則日用家計常在彼而不在此也奈何奈何性命之說極荷開發欽歎欽歎當轉示泰叔更叩所論而呈納也兄寓去俗離東頭幾里或有期會奉款之便耶千萬遠書不欲多談

又 壬午十一月

戀中伏承惠書知車馬近駐不覺心魂飛越也第以身縻公債不得相就以叙則又切浩歎也示昏事去秋固已言之矣今亂雖已瞽程子之訓似不敢輕易

破得況下此而又將有向淡之兆耶大抵義理天下之公而人於朋友之間亦未免有物我之意故不能以盡情此今世之大弊兄與我寧亦有是耶除是僕之所見所執如此兄平彼己量義理可己而已則弟亦安於心矣然我意則終有所不忍辭矣秦叔之論反覆思之終是有佛家之味且有五峰善不可言性之意極疑其有好異尚奇之病今承回頭之示救得此兄實非細事良幸良幸

又壬午閏月

伯丈一書及兄四紙一時並至讀未數行不覺愕眙失席不知有何失言而得罪於兄遽至此耶惶恐悉

縮卽欲負荊詣門而抑恐無人爲我解謝於兄則不敢遽進重觸罪戾故欲奮而還止矣八月兄書實感直信之告而程子之訓十分明白則雖使令胤兩目皆盲猶不敢背況下此者乎故自信益篤凡有來言者皆答謂子試打破程子之說則吾乃回頭耳但人謂兄不必執此則義理無窮吾亦不敢謂萬萬無此理而且不敢謂我之所見必優於人故前書有量義理辭不辭之說兄無乃以是致疑於欲辭耶若果以是致疑則是我不避嫌妄盡愚悃之罪也百拜謝罪之餘猶不知懲復有獻焉竊瞷辭氣頗有不平振厲底意何乃如此無乃克己涵養之功有所未至而然

耶明泰二友之書未知全文如何若但曰姑待病歇恐有添傷云爾則兄當自量病勢如何而答謂不至可慮遠婚無害或謂果如所誡當從容處之云云則豈不和順從容而朋友亦孰不樂告哉今乃不然朋友告以深計而兄遽辭之曰兒病不至不可昏而朋友如是故辭之云云幾何而不爲拒人於千里者哉明道謂王介甫曰義理天下之公信斯言也在我雖可避嫌而言之者不至大罪明泰之言雖或過慮安知是或一道也耶竊意兄必非安於義理直激於朋友及吾妄言而辭者也如此則不但我之得罪兄亦未爲穩便矣伯丈書不敢聞命敢以還納幸乞平心

容物無爲皎皎之舉則朋友之望也今日吾儕宜如何持守豈非義理二字乎兄乃曰未見羣言之合宜而苟從云云設使朋友勸兄蹈火入水亦將苟從乎千不是萬不是更恕妄言之誅徐看義理之歸復尋前約至佳至佳煩不盡

又 壬午十二月

頃日覆書想蒙關聽否鄙意竭盡無餘幸毋堅守前言至佳至佳今日別有所稟始先人之葬也不肖等幼未更事卜地不詳神道寧否不敢度思而實紀目前五患之戒故有遷厝之計者有年而又念此舉至重至大非出於萬分不得已則不敢輕議故遷退前

却考又累年及見朱夫子說及其所行然後有百世不惑之意乃敢決意爲之而地遠恨未及拜稟也已於今月初五啓墓窆期當在來二月矣竊惟揄揚先德實人子之所不能已而發潛闡幽亦君子之所存故敢以挽語仰託倘蒙開可則何感如之不勝區區懇祝之至

別紙

先人生於　隆慶甲戌終於　崇禎戊辰有男五人長早夭女二人先人平生安貧守正每有不忘在溝之志而威武富貴有不可淫撓常戒不肖等曰科舉之學雖是悅親之事然豈若做眞儒者事而爲悅親

之大者自丁卯變後每日朝聞道夕死可矣不肖等不能佩服前烈以至無成可勝悲痛先人於萬曆丁巳捷司馬時廢　母之議方起壯元李榮久等率一榜人上疏且陳不爲謝恩於　大妃之意使人守洋門使不得撓避有異議者皆踰垣而走先人獨揚言曰今日之舉有何名義乎其徒咆怒曰誰爲此言者問名以來先人謂與僕曰取紙筆以來即書姓名以與之其徒曰渠敢爾耶乃書先人於疏中於是先人獨齎謝恩單子謝　恩於西宮　大妃家舊與先人有通家之分及癸亥　反正　大妃因其兄弟家傳諭曰當時甚義宋某之事而婦人不可與政故使

尚滯于下僚甚可歎惜云云甲戌五月吏曹因鄭百亨洪憲金德承等辭職上疏回啓曰臣等取見李榮久等上疏則自陳其不爲謝　恩於西宮之狀末端又以誅鋤右袒之卒徒永絕邪議之根柢爲言聊名者七十六人而　反正之後出入華要明知其心迹不然者多在其中以其最表著者言之如生員宋某當其時慨然發憤獨肅拜於　慶運宮聞者莫不稱歎故　反正之初特褒其節而今其名亦聊書之則他人受誣者推此可知云云此先人言行之大略也不肖等將懼久則泯沒而無傳欲藉如吾兄之讚揚故謹録如右

又癸未二月

昨書已獲關覽否始謂兄已無他意忽奉來示大失所圖終夜無寐此事更欲提起則前者屢言不一言恐涉支離欲遂不言則有所悶欝如不得吞吐也幸乞細思以教如何如何再昨泰叔自廣見過說曾見兄頗爲酒困必非不知之資而如此朋友無致力處云何故乃爾前日雖屢奉規每自恨誠不足動着豈泰叔而亦只如此邪僭易及此惶恐惶恐

又

示喻或人之論只是本於泰叔而添却枝節若曰物無仁義之心則朱子所謂蜂蟻虎狼之云却爲何意

耶無乃僕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而輕肆詆譏耶幸指教之也

又癸未十二月

昨日便回謹悉四紙來教又拜明兄所得兩書殊用慰喜當初若知所謂庶從者是先丈本親則元無許多論議矣今敢以魏徵獻陵之對奉誦也兄若以原服大功爲嫌則又有說焉兄若遭所後大功則可以原服之輕而行昏於未葬耶此之不可爲則彼之可爲也無疑茲敢以前所卜日爲獻焉若其日者之說則但得一書爲據足矣何必太拘也若環玻之禮則所未深曉今者但當深究禮意禮可爲則爲之禮不

可則違之而已若然則三千三百之文反制於二隻之致矣其可乎然古之聖人蔽志之後猶命元龜則決之於禮而猶當質之於神亦是愼重之道耳見婦毋用幣雖似緦小功之察然揆以古禮始相見而奠幣大小皆然今之用幣恐或無妨而亦是復古之漸耶萬萬不悉

又 甲申二月

才與二哥別離懷甚惡忽蒙垂翰倍覺慰瀉二哥歸時風日極惡想免冒觸之患耶戒他以毋疾其驅權歇店舍渠雖唯唯亦慮其急於反面未能如戒也未知然否何物秀才使我憂念至此還可笑也大雪蔽

野菜根亦不得咬來示有無酒肉之歎何不學孟子而反效馮驩爲也其與空山樵牧之社太不着題呵呵行藏雖有定計然愛　君之心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泯者每有　恩命寸心尤赤承兄諭及尤用慊慊焉筭法希仲借去不還隨後覓上爲計二哥候三月日暖送來至仰至仰二程書借付二哥之歸如何

又　甲申四月

昨見辱書知二哥安行兄履珍重慰喜曾聞先兆不至甚好而兄意一向以地理爲難信此固然矣然先賢亦不曾如此每欲以朱子答孫敬甫書一番奉議

而未果今伯丈之葬必欲以此爲歸則恐或太孰也胡不觀於寂歷寒泉之異葬耶今日蔡西山雖不可得然今日定取舍者亦豈有朱子哉以非朱從非蔡則所得雖非寂歷寒泉尚可用也豈可曰爾見難信從我所便哉舍兄弟雖過先兆肉眼烏得評品耶尹男造記當通彼書呈爲計○尊嫂慍語之示令人捧腹朱先生以東萊爲不盡情於朋友吾兄可謂遠邁終古矣

又 戊子十月

慕用方深遠拜惠書恭審閑中起居忻慰之意不容盡言褊躁之病愚有甚焉而無藥可醫深切自悼豈

高明明且健而有此耶抑明且健故少有纖毫必知之而務去之有此戒懼邪然亦是太陽之餘症幸示相濟之劑則庶幾終身而服之也孫兒其父之持難亦出於慈念而愚之强請實未相恕而然亦堪笑也迷女之症非胎則可慮倘許歸見則人馬當自津送幸因便見教也

又 戊 丁十一月

便中遠承手翰如奉謦欬況縷縷教意悉出誠懇累讀增感繼聞被　召去就之計前定不窮矣謨誦退溪先生二鳥詩以奉戲也狗續太僭不但爲　清朝之累尤悚尤悚比來老人粗健而糶事方急備輸僅

半而蝸涎已竭不得已斥賣二婢則有餘欲以此求田問舍爲莵裘計亦是無事中事也褊躁之藥可入明甫齋分餌刀圭拜賜何可量也此是歧扁以來平淡良劑而從前妄求於烏石靈源祇見其惑也炭坊之教敢不奉承最是坡丈平生慕其醇厚若依門屏以襲餘薰則其爲褊躁之藥不下於兄賜矣然此在女兒歸來後事歲杪倘蒙許歸當更與商量也然要得十分好兄必撤還愚得近處卜築以相依乃是穩便也幸可入思否昔年韓丈宰沃倡改滄院愚亦贊助彼時兄有所規今日因此鄉里乖爭益甚兄可謂知幾其神乎不勝歎服自愧也

來書縷縷深荷不鄙第同異之說兄以鄙言爲戲者似是眞戲也我欲同而兄異之兄欲異而我同之兄之不能使我爲兄亦猶我之不能使兄爲我置之勿復道也唯是左台之入始以爲妄境奔走之餘逐日赴班其生病無怪也因金諫而入曾所未料而況以弟爲爲左台而乞身者尤是意外弟之門庭幾乎雀羅絕不得與人相接宜其不聞外議也金諫不相見已久其虛實不可知唯自己之事自己能知之疾病漸痼哭班庭請俱不得赴而只癢金吾事怨號如沸計無所出不得已敢生歸計幸　聖上之矜察故安

意靜息此何與於左台耶且所諭金諫之倡言於公會者以理推之亦似不近雖甚相惡者官尊則與人言必恭其辭已成事體金諫生長京華不比鄉生豈昧於此例而敢爾耶渠是本來帶謗而行者無乃行言乃爾耶此則左台之所當舒究者也且設令金有是事左台自可鎮定不宜以躁妄片言有所動撓以疚聖心也兄教以還擲下書以弟爲欲示他人耶必不然也且欲使惟爲窮格之資此亦有迷豚獨不可窮格耶以是不敢聞命悚悚

又

所論改嫁之說謹悉夫死不嫁是天經地義聖人豈

不以是爲教哉然只是教之以禮使民日趨於善而已必不如今日之嚴刑峻法一截以繩之也頃者洪千璟之妹以暧昧竟被刑戮云南冥以御史之治獄不嚴轉至相貳於退溪今則又累及其子孫兄弟兄謂三代之時果有如此舉措乎不以教化爲先而只恃刑法則只是商鞅而已雖不敢爲惡而爲惡之心未嘗無也故今日人家奸穢之變例出於不忍言之地而反不如公然嫁與無故之人此法果足以善俗乎盖聞麗季倫紀斁敗或有殺夫而他適者故不得已而設此法云是乃矯一時之弊而已是所謂餌烏喙毒蛇以求速效於目前非所以服溫平之劑以補

其元氣也是果聖人之道乎若如來教則周公作禮何以制嫁母繼父之服耶周公豈不以禮爲教而又豈不知不再嫁之爲禮耶善乎朱夫子之言乎或問程子取甥女再嫁一段與孤孀不可再嫁相反何也朱子曰大綱恁地人亦有不盡者然則今之法反百賢於一聖二賢者耶且忠臣不二君烈女不二夫同一義也我國何故不立二君之法而獨嚴二夫之律乎義若無異而同用一律則權陽村以下皆受重刑令恐脫累及其子孫耶愚故曰明禮義以教之使民日遷而不知者聖人之治也嚴刑峻法以驅之而猶不率者後世之政也未知如何

與李泰之 惟泰 乙巳八月

蘿徑之候雖勤兄之纏縛如許從容來會可也此祖孫訪一村舍相守看書漱漱青青有未暇賞耳別告大諫行史曾以書及先狀因營便呈納矣獲免喬沉否殊悶菀也今聞赴 召爲時深喜幾乎不寐獨吟不是尋常御史行之句矣切欲往拜而纔到山間方議深入故未果也羈魂空逐行塵耳春兄前有書幸即傳致如何

又 丙午十二月

昨者兒子替到至月望日書忻荷不容言弟始爲山中歲前計忽聞姊病危劇犯雪夜歸寒疾大作方此

苦痛終若不汗則危哉危哉賤疾如許歲前固不敢
赴邀於中半歲後則連有忌故當卽就馬巖宗姪家
行事後仍入華陽耳辨疑愚陋已竭精力只在兄指
揮少輩從容改正而已兄寓之不便每貢其愚今略
驗矣花山竹林之示甚善切須毋變如何如何別紙
感荷只病情如許塵塵奉答幸恕諒〇大抵此漢小
小出脚必有害於己無益於時兄且道曾見古人如
此而猶有冒出者乎

別紙

別紙良荷然安靜時思惟則前事極可悔常以己丑
雖有愼老與兄先動而招招若堅臥於家則必無當

時之妄作矣戊戌雖有　聖考之至誠開諭若終始縮伏則寧有今日之羞辱哉往者不諫而來者可追故欲一向牢關枯死於丘壑今來諭則是程朱以上人事尤非所以語我者聞吉甫以爲義不須往而既進於　行朝則今之不往似無其說云云而今來教亦執此爲說又令人追悔也然　行朝之進初亦固辭旣被承旨來諭則心甚隕越且以爲　二殿離宮又非以職事見　召則一番奔問是或一道故黽勉承　命然其時之進若非所宜則今日當愧悔之不暇何可因其已失而有終遂之理乎比來每誦朱夫子與人無相干涉了却幾卷殘書之訓矢心受用不

敢少違而心力不足亦不能如此每切自悼也聞嶺謗益甚方伯至不暇避嫌而以刑杖待章甫者汝休令公猶以緩治答嶺伯云其爻象可知若以此時强顔復出則他人笑罵固不須言而相愛知舊豈不寒心哉鄙意如此更以見教也

又癸丑九月

昨復覽否始謂兄雖出脚而只於路左祗哭仍投疏而歸則事甚簡省矣今既遂入則須有許多枝節矣弟一味惶縮若終不蒙　批則新舊神穴終不得入哭矣自悔其來而無所及矣○兄如欲出廣亟出似好矣

又癸丑九月

吾輩相看狼狽此一句常誦之矣然誰令來此而自作此蹤跡耶弟卽欲進而諫院之　批直以豈國家之福爲　教則大家惶恐不敢作閑出入矣然明日則不忍不進詣　陵底以伸義情只恐凌晨致傷欲於今夕與受台冒歸忘憂兄若來會則可幸而只恐撓甚不得說耳

又甲寅十二月

問書續至不知江山之阻越也又數件善謔足令人破寂耳然以吾所聞則不須怕作黨禍彼黨錮時人朱子以爲大賢資質今日見有如此人耶初八日其

台急走人勉以罔夜作行盖一種人極欲吾之不赴復土而添一罪案故也然吾意已定故終不從之今執事與我同其去就而並案於甫節之手則真得大賢資質之名此可爲執事賀也極好笑然此等戲言非關規益猥以一言爲弦韋之助可乎自古訖今未見兵忿而不敗者執事試自黜檢今日所存所發而痛斷根株則其於辨惑進德之道可謂兩得矣不然則吾恐轉入莽中而不能脫也如何如何厚恃雅量有此云云皇恐皇恐

又丙辰七月

四月六日書至自江縣如奉顏色且承不病之諭劉

元城東西萬里終得無恙而自謂一箇誠而已執事亦必於此得力矣不勝嘆服也此無日不病比又加以疳疾此不待外食而將無此身矣靜俟而已別紙一笑一笑

又辛酉八月

即拜答書慰不可言在京時得見少輩所録則貴書有見於輯覽之說故歸檢而不得見殊以爲閟欝敢有前書之稟矣紙末云云此雖出於善戲而人不以戲看則亦是使人多言矣春間下來時聞孀女疾欲垂死故欲爲就訣直向扶餘未知當日所由者不爲正路也

又辛酉九月

前復想已登照矣其時倩於公牧願得執事下復而今不副豈公牧不相報耶盖京稟少輩苦言老先生於家禮小註亦如此領解至著於輯覽書則無乃吾輩之見誤耶云云此非小事如不著於輯覽則願執事之一轉語以解其疑故有前書之請矣遍考輯覽則無之似是執事與擇書偶然誤書矣願得一語以報京稟也○竊觀先正偶失照勘者何限雖執事難保其必無筆誤也且雖使老先生實有所誤門弟子不妨爲之替受其誤況非老先生所誤者乎試熟思之此實出於赤心也

又辛酉九月

茲拜垂復忻寫無已去冬在京時有後生謄出執事與擇書其中明有見於輯覽云云之語及入山裏檢視輯覽屢次而終不見故有前書之稟矣今來示如此然則彼後生謄出之時有舛誤矣如不在輯覽則此可幸矣何至問于光城耶借重之說不記鄙書果有否也倘蒙更檢果有此說則悖妄甚矣惶悚惶悚

尤菴先生文集卷三十七

書

答趙尚書 啓遠 丁亥三月

瞻昂之勤而阻隔難親有同黃卷上人忽蒙茲者降屈威尊辱賜以書所以奬許陶匀之意溢於辭表不知鄙劣何以得此於明執事哉第以執詞過謙引懦浮當誠不敢承愧縮采增時烈實窮鄉晚出藐然一庸人也自知無用分甘窮餓惟思奉親服田以沒其世不幸爲儕流所誤愛不知其惡節次推排以至厚誣明時每切慙恧不意執事識量藻鑑卓絶等夷而亦信此虛聲優容引接實出分外時烈不足言竊恐

有識議執事之淺深也然倘或賴天之靈杜門求志萬一變化其鄙滯迂疎之質則庶幾仰副其淘鎔掖礪之盛心也親家逋口實在境下而顧未見顏色則不敢遽通姓名冒煩侍史乃蒙致意不遺餘眷而綿州之書亦煩指揮銘感之意不容名言漢原大爺幼時竊隨人後望見典刑不幸捐館之遽未遂掃門之願茲承練除之示不勝悲愴也暮春蕭寺之約實贊海勝事第以廿許年糟糠之人方苦癘侵朝夕待命寧有意思可及於泉聲山色中耶猥奉德音但切馳爽自餘只祝爲時保重以副瞻望〇頃者友人宋明甫轉示所得手書伏審將刋儀禮解續圖而自任以

終始自黃楊言之不可謂不遇後世之子雲矣未知幾許就緒耶恐有前却失機之弊士友之意蓋莫不然也

答鄭相國 維城 己亥十二月

每欲掃門承誨一聲微喪而疾病沉綿兼且野性易懾趑趄未果非敢自外於盛德之私也茲伏承下書教意諄懇至於語及 先王極令人悲咽不覺潸然涕下也時烈非有甚不得已者何敢以此時忍忘我冲年 主上而爲自便之圖耶至於吏判則事體自別跬步似不可動矣時烈亦非木石自有歸計以來情懷悲愴終夜無眠有淚沾臆區區此心只有鬼神

知之耳時烈雖非十年之舊仰慕德義則素矣今於勤教之賜義當罄竭心曲而終有所不敢向風馳義只自蘊結自餘只祝加護鼎裀以慰下誠

答鄭相國 太和 丙午四月

去歲伏蒙手書存問皇感之私日夕娓娓只以無狀微賤復致煩言事關 宗社而記府事體又非罪戾之名所可抵冒故只潛心默謝已經年歲雖則大德洪量曲垂究恕而不遜之罪則深矣頃於尹正字行附辭下問今復以筆札猥賜撫憐誠不知所以得此也今番事倘微吾 君吾相則小漢之滅身沈宗必無幸矣天地仁恩四字猶是歇後語矣賤疾一分可

强則謹當稍近　仙仗泣謝請罪而何敢幾必也千萬皇恐不備

又辛亥

日者逖聞台體少愆雖恃神明之扶相而尚不無憂慮之深茲者遠蒙下書恭審天和猶未盡復既感垂眷之勤而前日之憂一倍增加也豈勤勞煎熬以失節宣之致耶伏乞更加保嗇以副　上下之望如何竊念以　聖上仁厚慈覆之德值此大災邦命幾於綴旒天之難諶乃至此耶方此之時正當旁求賢哲夙夜圖所以保存之方而乃以此迂愚無狀之身苟充輔相之職而以大監誠心憂國乃無一言矯正顧

且復有攙掇之教此小人之腹所不敢知者久辱知眷有此冒犯悚仄悚仄天時蒸鬱爲時增重

答永安洪都尉 柱元 庚子七月

伏承存問以書驚荷無已第聞復遭鴒原之慟駭慘罔喻不審摧裂何堪德門不宜有此理誠不可究詰也山居僻左親黨之戚動亦稀焉兼且蹤跡難比餘人弔慶之廢固其宜也伏想能諒下心而私愧則不淺矣向者海疏自反多疚咎豈在人惟是妄議些進而聖世俾有投北之人經幄舊臣繼亦遁還誤事之罪九死何贖也 先王練日遠外行禮哭不盡聲玉體違豫邈難起居信乎其不如死之久矣示諭世

道之責自有其人大監於是乎或失其言矣悚怍歐集當時未能卒業故敢借咸兄之臂矣今不以直請見責謹已知罪也然拘儒常態曾無由敢徹座右則宜乎見怪於今日也借曰非拘而倨亦不害爲大將軍之揖客矣好笑恃眷敢倒不恭罪也老炎甚酷惟乞倍加保重以慰瞻仰

又

山谷深深雖逢魑魅亦可驚喜忽見朱門侍史來稱尊命始甚疑訝及披珍函承奉札翰乃自知去人猶不遠而不在天外則人事不能全無也仍審寒節體候崇勝閤履均慶慰寫之私不容名言第聞二哥吏

部以疾貽憂雖知享運之下薄疹難爲災厄而亦不
能不爲奉慮也幼能清名雅望夙所傾向而晚節所
造又非今世間可求者又不鄙孤賤猥見奬與故託
契之深非尋常比矣今遽如許痛悼之懷愈往愈切
今承大監諭及不覺臨風淚落痛哉痛哉去春事默
知來教微意矣第逃遁之行人固不能知而亦不宜
使人知且非盜肉而見疑於姑者則豈敢告里母而
冀其乞火圖留哉好笑好笑高峰文字竟不覆醢而
將入鐫揭悚仄彌增前時忘僭應副者或入筆家每
恐筆家之紙鼻也今蒙盛德欲爲人護拙還以徵拙
筆今日事誠所甘心敢不仰承只以添汚所下文房

爲恐耳毛巾珍荷三種異味與菜胃太不相着羊踏鄭康成蔬畦實爲今日準備也餘陽德向復只祈茂膺崇嚮

■與李相國 浣 癸卯七月

前蒙遠蹄忻荷無任但封管之頴不但自我載送之族而已是用悚仄即日雨餘台履神相馳義區區先大鑑埋銘以賤疾之痼今始草納可用與否只在財鑑中耳時烈宿疾沉綿朝夕待盡舊日遊從之樂恐難再期甚令人悽愔也所有別紙幸乞留念焉族人陸載元聞在管下井蛙於大方之家得無皇駭迷錯之事否餘餘暑加重

答鄭相國　知和　丁巳正月

得罪於高門極矣自謂見絕之深矣乃蒙遠諱存問副以五曆仰服盛德若霑時雨也伏惟歲改益膺亨泰贊賀無已罪人尚保首領餘外不足煩慮爾疾病甚苦口占厘成尤增皇悚

別紙

昔於柳世哲投疏時京裏所親欲知已亥曲折馳書以問略具以報矣不料其人收藏不密漏洩於他人以致趙疏竟至於不可言之變故追思罪訟難以自贖然謂之欲爲借重而且欲分謗用意不佳云爾則誠非實狀矣罪人常謂使某參而無恙則今日事必

不至此賤心之仰服如此雖使舉公藍輿亦所願欲況敢以自己所犯仰累於盛德耶千萬不然矣去秋其人亦甚皇恐以書來謝且謂趙疏所陳與當初本文頗有異同亦未知果爾否也區區非欲自明而只感執事之見愛不敢隱其所懷想蒙恕諒也

答李正 聖淵

久阻顏範嚮逞彌勤茲承惠札恭審多少披示慰瀉之深不容名言侍生蟄縮窮鄉與病爲隣不獲以時奉候作止負負愧歎關東舊聞吏仙仙亦有謗則固知世間唇舌無處不到可呵靜叔逢別甚遽令人悵黯北伯去已經歲想尊丈何耐離索而彼中與誰作

俳諧耶此餘泓頴不能盡人意

答閔正郎 拜 乙亥五月

孤賤愚蒙鄙劣特甚未嘗執酒掃於門下以修先人之好方以不敏爲悼不意尊丈不知其無所肖似降屈年德先辱手帖命以冠賓無狀如時烈者不敢聞命以誤見教之意故拜辭于賢子弟而强不許其情謝敢不夙興祗趍門庭然悚仄之心充積微衷未知何以出場也餘俟面旣不宣

與金五者翁 篇 己卯正月

春寒比酷風氣砭人峽裏凍窩如何作冷淡活計經年失拜每一往來於心不忘也竊伏深山與世懸隔

固不聞外間交象而亦不欲聞竊聽尊丈負正氣擔
大事無蟻子蚍蜉之援而戰陰沴鬼蜮之徒赤幟一
竪羣賢左袒二十年抑鬱之氣今已十八九將成云
噫嘻盛哉誠所謂仁不可爲衆而王公失其貴晉楚
失其富者也先生之靈豈不尊安士林之憤豈不攄
雪先君子亦宜瞑目於九原而疲懦如不肖者亦知
感發歆動也時烈無足言者年進學退辜負師門期
許之意每一念至未嘗不汗流洽背今茲之舉敢不
欲張膽吐舌以佐下風之萬一而聞之既晚又無當
於儒籍有若斂手膠唇安坐而觀其孰勝者然不敏
之責何說可逃今當躬詣門屏以候以賀而竊伏窮

深病故侵尋無計出頭敢以書替陳下誠伏惟恕亮
謹不備

又 己卯正月

方佇好消息忽見令孫謹悉下復書憤氣撐中不能
自抑然天若佑宋必不使鼠輩得志矣事雖正直而
以緩而失之者多矣更望努力以爲先發制人之計
如何切欲往隨後塵以佐下風而時烈於時蹤跡崎
嶇不欲見人且聞方伯近將鄙名仰累 天聰云則
尤不可相干尊丈亦必諒之矣呈書謹草呈而第於
去年喪子之後神思頓謝不成貌樣幸以此求正於
庾丈門添刪用之如何雖已正寫不妨改書更無因

循失宜至仰至仰千萬忙劇不備

與宋澤之國澤

前後書長弟登徹否即惟此時履候何如慕用無已時烈欲待　聖上平復而歸不料茲者蒙此　誤恩冢宰之任豈此陋劣所可堪者已上再疏　批諭益切方將繼上以必遞爲期耳　聖候幾復常節再昨有一都尉自內出來言　已試踏地云喜抃之誠誠不自勝也潛相遽作千古人此相雖不知動合理致而其憂國之誠豈復有如此者哉聞金富平斷指令人傷惻正宇宅尊臨一宗小大茫仰雖其理有終極無任痛慘之私也國運不幸值此大侵救民之策正

宜汲汲而有司之臣未免愛恤經費恐不得大省甚賦也此漢雖已入告下珀竭其心力而不得如意只自焦煎而已

與鄭君平　斗卿　辛亥八月

青門逢別已閱三霜懸泝之衷每覺憧憧即日秋涼起處珍衛故重峰趙先生遺文刋行於世有年而玄晏之題未有所屬今先生後孫繭足詣門幸以偉辭健筆發揮引重大生光輝如何如何且坡翁於楊公石猶强引華陽以作奇詞今此漢眞有華陽而近慳一語之貢豈兄筆力少損於坡翁耶抑弟不足爲洞主耶須一言以解此惑如何

與李汝休 尚逸 戊戌六月

頃承稅後惠書並研滴如奉笑晤茲於青便復拜垂復兼受畫一條示珍感之意不容盡喻弟以事勢言之則似不免一番趨謝早晚到闕當以此陳達也然弊瘼無窮其中亦有輕重緩急之序幸須更入思量明以見教如何弟雖不成此行事當有當路者所取用也君子用心之公恐無間於人己也最治兵一事爲今日第一急務而兵怨之深至於此極甚可寒心兄在外久必知所以處此並須精思也閔大受書啓請擢用將官之有實才者似慰其一分也如何如何

又 辛丑八月

弟私家凶禍子婦夭折其人四德不宜有於福寡之家理則當然而五六幼稚左右呼喚此何堪忍耶翁媼相對淚無乾時方謀掩藏纔卜地於安城郡南值此大無茫然無以爲計悲撓而已老兄歸休日享清福今與李聖彌兄弟兩夜聯枕聽說龍巖泉石之勝此心飄然令人直欲棄百事而從之也弟身在田廬餘囂未殄聞兩揆引入以弟爲藉口皇悚罔措將不免上章自劾此時名姓豈宜屢煩於輦下悶極悶極何由奉對從容諮此意耶秋序已晚千萬多愛

又 別紙 庚戌九月

訓局卒今至七千是壬辰亂後所創也月給其粮正
朱夫子所謂無日不戰者國家稅入十餘萬石而費
於訓卒者七萬餘石國貧民竭職由於此又每安坐
成懶緩急不得力試於　行幸時可見又驕不可制
又詳慣輦轂之卒常留城關極有深憂又選上之際
極爲列邑之弊故去冬建白　榻前請以漸變通其
選養之規一如御營之爲然久居輦下昏男長孫必
不欲遽還鄉里只從今勿復選上有缺勿補其缺者
補以御營之規則不過十年彼除此成公私兩便又
甚着實矣　聖意極以爲然其後語賤臣云予思變
通訓卒之道矣賤臣願聞之　教曰外方監兵以下

諸營託名軍官者欲爲刷出矣賤臣曰甚善願堅定
聖心期於有終盖愚之所陳者欲除訓卒之舊而仍
用御營之制今聞訓局別隊之抄果用愚策而年分
選上之規仍存不革云如此則不惟不除舊弊只得
增一新瘼不知何人不諒當初　聖意所在而生出
如此騷屑耶愚極欲上陳而以謗議中言事不便故
不敢也兄或可封章爲　聖上細陳曲折耶

與任季方　義伯　乙巳十一月

惠書及別紙忻慰無任疏本謹改寫以納將免得一
番輔頰實今兄之賜也然今日不當言而言故務去
圭角似說不說矣若是可言而言則必衝口而出無

所擇矣程子嘗進言曰使先皇遺骨碎於千勻巨石之下朱子上疏曰草野僭亂將仗義而起夷狄外侮興問罪之師使今人觀之則必渾身俱青矣以此知宋朝之仁厚矣今日進說者只三日新婦貌樣矣永友云云如此見示必是令兄內不足故如此縷縷也區區之心則以爲不待言而人必知之人亦不待言而知故一未嘗形之說話矣好笑好笑筆力之喻殊覺歎嗟年老垂死一無可恃故如此寬慰若是盛壯時節則此言豈至耳邊耶然此漢亦知來諭非實語也苟如是則右軍松雪至今不死耶呵呵前來二紙數夜間從容尋繹仰知執事之所存矣良良凜凜於

凶徒實今日大患也然若不亟恤民隱則從者漸多末流之禍恐不止於良民也此勢已成一言及此心膽墮地此昨日歸自益衙明將復入連山之孤雲消了一月仍還板橋先兆與老姊守歲薦祀耳惠薑及簡珠荷珍荷

又 乙巳十一月

寒甚令履增慶此日與草兄相守於寂寞中雖甚苦淡冷落却無有閑爭競早晚校過老先生遺稿不爲全無事耳曾聞蒙賜經書正與春兄一樣云而不知見在何處又未有輸來之路如此因循極知未安幸執事爲弟因公褫推致耶若問政院政府或講廳下

吏則當知其所在矣第念卷數殆六七十殊非一肩
可任此將奈何且從前受賜書冊不多例因縣便付
下而只裹以草席故一未觸手而已成壞破殊無敬
君賜之義幸執事戒去人勿令揉損如何或給以箱
篋或油單等以去則庶免此患矣餘陽長加重
又乙巳十一月
昨書未徹平狀先至喜審陽長保攝多暇也時烈早
蒙老先生教育行之不力老矣無聞每一念至未嘗
不發汗沾衣茲承禪道之諭尤不勝感感於心也晦
翁嘗說古之禪宿悼道無傳至於流涕豈意今日見
此境界耶吾輩正貽此恨於老先生英靈矣奈何奈

何遺稿見方校讐計於來旬卒業卒後當以奉稟也
然自料不足爲貴米晩削何敢仰助勸緣化師耶好
笑好笑珍覜並謝絳頡尤切於日用矣千萬來人立
督不宣

又乙巳十二月

蟄伏松楸山雀亦不至不料巡相軍將叩門傳書此
當爲山中一故事也仍審多少示意尤荷不鄙道內
蠲役之啓以 聖上仁恩豈有不允之理竊發者仍
失其蟻聚之勢則良民之福也只是謫見于上者愈
往愈慘雖身在山間者亦不知所稅之地耳○宣賜
書冊今月十六日懷德下吏告目云衙奴來時京主

人付送云云而裹以油薄紙結以麻索故俱被揉壞且太半見失春秋則只一册詩書只五六册易論孟亦然不勝驚駭且京主人必付之衙奴使不敢詰問尤可憎惡然亦無如之何矣曾聞昔年懷德一儒生以事往在柳西坰座隅適下吏以臘劑進呈而其裹紙薄劣柳怒叱曰汝於廣昌文昌則必不敢如是矣愚每竊笑以爲何至如此多事也仍誦明道先生獼猴詩欲令柳公聞此也然今日事則竊有隱憂此聖上恩賜也而不即聞知不能即行尋討以致如此昔年清陰告身滯在吏曹下吏家此非清陰之所知而煃碩輩乃以爲罪案此豈非後事之鑑耶幸執事

勿以爲過慮嚴加究責縱不能得其所失猶足爲正厥事矣曆日之諭不勝捧腹豫讓之斬趙衰猶是徒然況斫曆衰有何所益然視徐李諸論不翅使人心醒欽仰欽仰

又 丙午四月

嶺疏始謂必有異見曾不滿一哂只掇拾弘鑓之餘論矣首以伯邑考武王事爲證夫伯邑考死文王必不爲之服而絕矣蓋不爲世子也我 仁祖大王則於昭顯有斬衰之義而只以 大明律降服此與邑考事少不相干矣古人謂武王爲聖庶奪宗何謂聖武王有聖德故也何謂庶雖文母之出而猶爲次適

也何謂奪非本分當立之人也何謂宗承文王之宗統也略聞此間攻破之論亦無能以此攻破而規規枝葉上默而聽之亦不勝可笑耳

又丙午四月

一時並受累紙二聖燕喜不勝欣踴其餘則無非失笑者大抵令兄懇懇之諭惟在於賤臣之赴朝此非以出脚爲難只怕長卿之綆索耳好笑分華之示即令鴟鴞詛焉幸毋令此盟寒也

別紙

靈沼亭記至蒙 睿覽且徵草本而收藏則其爲惶悚何可勝言第其中不無進戒之語倘有以當

心者焉則賤臣芹曝之願畢矣死無所憾矣聖庶奪
宗更考原書宗作適矣疏紙謹受侍講培養之效云
云不敢當不敢當仍記戊戌七月承　召至清州李
中丞程氏以禮官承　命來詢　親祭大君儀節纔
獻議拜送而微聞　聖候不安至振威希道院則圻
伯急致政院諸公書盖　上候極不豫於入診時
命促賤臣之行也其書甚秘盖不欲驚動羣聽也其
時振威川路漲潦大發邑人僅僅擔過其夕宿於水
原翌日午前入城其時事只如此而庚子海疏乃以
不善輔導致　先王有銜櫛之恩大抵事得其實難
矣　先王違豫在於賤臣未赴　召命之前而欽罪

之則以此歸之　聖上進學何關於在野之賤臣而節下欲庸之則亦以此歸之罪之庸之其心雖異而其失實則同矣彼此無作惡作好之偏則王道蕩蕩矣

又　丙午六月

謂有來書矣喜今承拜所校册子四件令來使歷奉春兄俟其看過而取納矣寫役如示甚好只前頭事有不可知須趁舉刊事且勿爲分授列邑如何尚書中庸近流頭即仵取以去也中庸或問春兄覓寄尚書自西原不來只中庸而已西原營米曾蒙城主輸致目今舉火者此也老先生墓表屢督於彼中少輩

而苦不來每欲仰煩兄聽而以並舉兩役爲難且慮人以兄太以師門事耗費公帑故趑趄而不敢今承下示慰幸慰幸曾見嶺外則斯文事雖甚浩大人不以爲難見者亦不爲怪而此間則難矣然無寧拙約者校勝耶所諭晦翁種菊了書而猶不忘世者誠然誠然兄非我安知我之不憂世耶詩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實先獲語也惟弟未嘗發之於口故有來教之云今則略破前戒可乎竊惟仲初誠實樸直始與武仲同獎　王家武仲已矣今者一薛居州又不在矣雖使溪清石白滿目可悅此憂何可忘耶經綸之諭好笑好笑世自有其人矣二魚荷荷第鄭康成朝暮

啖蔬其太守贈以羊肉則謝曰羊踏蔬畦此已是奇語而今弟之蔬畦則乃見魚游尤勝於康成也只康成則婢子皆誦詩書而今弟則己乃瞢然是可愧懼耳

又 丙午七月

累紙一時入手且讀且嚥頓失沉痾所在也仍審刋役伊始此事了後令兄去就於吾輩眞筌蹄也只晦翁所愛及此同衰暮非復別離時者已是可悲之語而況以墓表見託幾令人滃墮也然頃見執事氣貌充然步履健甚百二十前似無此憂只此漢千人所指無病猶懼況衰謝如此耶司馬公與范蜀公約後

死者爲誌恨不得相對勘此而一笑耳今年農事峽中絶望而綿花尤甚　明朝文士以時人耐彈故有木綿官之名今兄以耐彈自居一路之人其無憂矣好笑好笑賤疾是年例也每霜露之交始歇今得良劑庶可速已銘感何可言也白蜜即汲清澗和而快倒甚愜病腸也餘具別紙

別紙

金萬埈了書已投否此公極以刋字不付於京中寫手爲大欠其說似有理然儒生苟各致精則何渠不若京手哉須以此意申之也大抵字畫敦篤如洪武正韻則最善也錫爾令公時刋出記譜通編春兄見

之曰不如不爲此可戒也今有未校者一册此則草
兄令我專任之此蓋老先生疏劄書札及雜著也一
册已來而其在金士正者草兄謂當取送矣今書一
不到亦執事責也
朱子與趙帥書○此書執事必已熟覽矣今日尤當
監戒故曾於李裨付耳丁寧使之道達矣唯書舍則
朱子亦於臥龍之作付之道流使主其事而退溪亦
令僧人主造書堂故前日諉及之矣此間人薦一僧
名義修者弟時未見之然數日間當令進現幸有以
教之也且戒門者勿拒如何且念僧人得一形勢則
必使氣焰於他僧此甚不便幸並有以戒之俾無一

事擾及於傍近如何今日賤計只於溪邊立三間屋子觀勢覆以瓦使無漏憂而悉取前後受賜及自備書冊整置其中而身處其間焉又結草屋數架使山妻處焉而監炊此則已占一曲溪將以此月開基矣其右一喚地又得澗邊小崖環抱絶勝處諸生欲作小菴爲宿食處此則當責以此僧矣執事欲助此僧則須略給不關於官用而關於峽中者使爲之本則雖執事去後渠不敢中止矣豚兒今歸湖上再明間當歷拜有所謝矣第亦戒門者

又丙午九月

奴歸披拜滿紙書文筆去去屈强甚强人意也最是

及良之事甚可尚也先正之後世無父母生良之意此言良可慨也辨疑非但字誤文誤處亦多殊可悶也滄洲夫人吾儕舊誼易任悲愴最其季哀似難支持不覺涕戀耳重峰先生來示極當今茲兩關可謂仍愛屋上烏矣高義不可扳也弊寓眞箇奇絕且虎豹多事做出招隱一題目尤奇絕中奇異也（晦翁招隱操聞說山中虎豹晝嘷）令胤眞所謂友讓抗而師慙丁者今茲奬掖甚令人赧渥也只情義之深則以此忖彼而已知之矣早晚更來何敢幾望東海上逐臭者已恠其有一也夜繡兄眞畏之耶何不超然如周元翁耶、聖考時嘗密令爲事目賤臣果以爲使臣之職咨諏當

周不獨藩閫皆所當察閭里豪右之雄亦可廉問以處也　聖考深以爲然矣今承問及自然滂滋也下詢親事賤不敢薦聞只在渠是難廢之大倫寧望備禮其日子卜在來月十九過此則當復東去倘蒙紓轡何幸如之而不敢幾耳

又　丙午十月

昔年與仲文有所論辨不相下仲文頗動聲氣曰何其好尤也已而曰公有別號耶答曰別號豈人人所有耶如我者雖或有自稱人誰稱之耶仲文曰今吾當命之矣公苦好尤以尤稱之可也余應曰若是嘉名則吾不敢當今以此不嘉者見警則何敢辭也且

當以此服膺則庶幾寡尤矣仍相與一笑而罷矣厥後此友因以稱於人於書面必稱之故外人亦或以此稱之殊可笑也然既如此今何忍換却耶

答李靜伯 弘淵 庚子六月

相離已久三哥之第遷相之逝宜有慶弔之修而比來蹤跡自不敢比於餘人禁切至今然往來於心則無一日或已也即於便中獲承手札披復再三眞如謦欬之奉也慰亡瀉量三哥妙年通籍眞擅烟樓知舊之喜有不可言而若兄憂念之諭誠是賢父兄之心也欽仰欽仰迂老已入厚地每思之不覺掩涕今日而在則不知有何等好說話幾番深警誨耶今日

何處得來世復有斯人耶弟身挑機括竟使時事潰裂雖蒙顯戮奚足以贖其萬一耶甘間亦有平生矯僞今日盡露者迂相屢嘗先言之矣恨不得再拜於其前以謝眼不識人之罪也悲夫竊聞方生之說漸新不敢偃息於家聲處山齋獨與禪子相守還覺省事耳千萬被督不宣

又戊申八月

玉潤事來教所謂若責以不如夷齊則渠亦甘受云者誠好語至論也至於臺啓果以爲此事出於沈相捐館之後則失實其矣沈相生時之言弟亦聞之矣大抵玉潤所遭眞所謂遭變事者昔年臺啓之力爭

也心竊以爲若自　聖上許令改正則無難處者而實沈家之福也自今觀之賤料似不至妄甚矣前夫人權氏別祀之說魯亦聞之以爲此異於祀平者幾希心竊駭之今承來示舊疑氷釋幸甚幸甚又自恠此事一及於權甥則虛實立辨而何故蓄疑如此久置人於晻昧之中也金生云云果是如此矣甚矣兄之愛我也第少輩之言固有失人之本意者然此則弟當與金生有所酬酢而亦以爲夷齊所行之外更無善策云云除是此事始於沈相之不顧正義中於聖上之不允臺啓終於浮說之謂別權祀輾轉至此極可歎也第有拍手事聊賭兄一粲也世以夷齊望

於玉潤雖爲兄門閭賀其耿光而然兄女氏同餓於山間則非小事也兄嘗恨荆妻之寒餓矣今日不暇於念此而所念尤切矣不勝好笑

又 戊申八月

滄丈遽作千古人孝友篤實固窮守義世豈復有斯人哉知舊之痛不但爲私而如弟則猥蒙知奬倚賴不淺矣今日何處得來茲拜來諭尤覺痛傷也弟豈不欲迎駕路左不然則又豈不知入朝行宮只以宿疾之外添得疝霍氣甚危脆奈何奈何已上一疏自列倘蒙 聖慈矜察則何幸何幸此時適聞兄密邇如是自在之日則豈不能一鞭趨奉如昔年神

院時耶引領瞻望但有懸係之情而已

又 辛亥 九月

再昨略以覆書付之郵人矣茲復承十九日惠書眞如朝暮遇矣孰謂書不如面耶兄之祈免之誠弟所熟知今日豈不以兄之喜爲喜而只衰暮遠別甚疚人意自不覺悽黯之深也茲者本縣吏來訴所被私通竊仰相念之至意也第念此事若自兄所徑直惠來雖美且多不容辭謝今此關由各邑者心實不安且駭聽聞弟雖因骨立而死決不敢受幸兄亟收所通文字無使久聞於人不勝幸甚

又 辛亥

虐雲饕風空谷悄然忽見軍將扣門投以觀察華緘仍有三磽周急之粟小兒山妻色有寒谷之暖氣矣第平日熟讀伊川辭呂汲公遺縑之語以爲何獨顧貧也天下貧者衆矣云者實格言也今日受賜而不辭者豈謂兄能盡周於一路之民而無有捐瘠耶抑以私家赤子之憐而不暇顧他耶極好笑兄之所請諸事始雖阻難而終則見聽惟幸民之蒙惠而已何嫌其初不轉圜耶大抵明政幾於置水不漏飢民其庶幾乎若夫其中惰慢者一二以警其他如朱先生則必皆盡心矣弟家兄弟之官食者似當有家儲而三山凶歉特甚其守家婢僕皆聚食官俸故衙眷常

有飢色惟益山月致弟所食米豆也○李厚徵爲成歡李惠仲以方伯爲其表叔尹魯直令發馬以助其京行成歡非但不從而報狀有可怒之語惠令非惟不怒而反奬之其時謂惠令甚得事體蓋彼執法不撓之爲可尚也日者荆布自榆入來時蒙借以二卜弟意以爲若逢李厚徵則兄必困矣今茲栗郵如聞其同隊之風者雖不敢爲可怒之狀而其竊議於兄及弟者則有之矣悚仄悚仄昔東坡自蜀赴舉時乘迎新馬至京此甚小事而後爲王荆公徒黨所罪宋之儒賢嘗語此而相戒曰人不可授人以鐍隙也今日吾儕皆不可不知此也如何如何

又

垂書承慰沙川云云之諭可謂戲中之戲矣然此等事誠不願齊名也減役事無快語兄不聞藏義門外樵夫會乎頃年樵夫等依樣備局坐起閑眠少頃呼南草吸一柄後又問下人食訖來還乎否卽相揖散去此漢輩眞形容矣然坐此座席者曾亦爲良爲守令爲監司而咄咄慨然者也可發一大笑也

又 乙卯

生前故人書實老境之所願見況於此地得見之耶既知兄之無恙矣兄亦知弟之無死足矣茲未多及也惟歲寒心期不能不相勉耳

◆與李一卿廷夔　己丑十月

僻寂中終夜苦吟曉鵲報喜兄書忽至披復之餘不覺沉痾頓去也弟曾抱重症軀殼徒存實一曾靈光自旬日間輾轉沉劇若不可支吾常笑萬適詣闕而死取譏千載深懼此身蹈其狼狽也藥物雖欲理會無錢羈孤何處作寒乞兒態耶只得一箇當歸庶療此病一半而不可得也呵呵千萬都冀默會

◆又　甲午四月

前言謂戲俄聞遂踐湖海憂絶一書無階每一念至不覺悵然即日清和體中如何所處能免瘴氣之侵否側聞庭闈稍潤孝思想不自克相去不至宿眷否

名官謫居例稱致饒帥守贈遺想加財酌以洗此言耳弟今春幸免餓死菜根自是常分耳兄暇時看閱書籍否栽培澆灌以須時用政玉成之天意也還爲世道賀也此外只祝加愛加愛

又 丁酉十月

草土餘生一息僅存伏蒙高誼遠賜撫存感佩之至不容名喻且審仕履增戹慰瀉倍深示諭縷縷深荷不遺第非淺陋所敢聞也如明甫　主知人望固不尋常可以做得事功顧此愚妄到底狼狽只合杜門待盡不爲知舊之羞足矣頃者不堪孤忠之眷眷敢以囊封冒進一二茲聞流傳甚駭極令人神悸以此

益不敢萌出脚之計矣只是　聖恩未報死有餘憾耳荷愛與之深聊發所懷想蒙矜察也三筆實是閭巷所少來春欲用於問菖蒲耳

又　戊戌十一月

不見妻母甚久昨爲所邀暫就以致令監題鳳殊用恨歎戶判不出則此無可出之道盖戶判豈不是大夫之賢者而因我妄言至於引入則以何顔面可立於朝著耶此事理之至明者也若非此丈雖百千輩引入我何動一毫耶今曉此丈送言示以當出之意不勝喜幸此當即出供職矣千萬俟面罄悉

又　戊戌十一月

昨於　召對時得拜令書殊感令監拳拳之誠也其兄之欲歸只是飲水者自知弟亦欲歸者只欲其先歸以開歸路耳使渠不得歸自是令監僉尊之事此物何與焉所可惜者此漢叨此重寄七顛八倒而親故如令監袖手傍觀曾無一言以教者何也如此則尚可留乎如欲其毋歸則不如共推血誠之爲善也如何如何

又　戊戌十一月

遽拜盛蹄感戢難容前書備陳赤衷未蒙雅諒愧歎愧歎致憾之云非欲臨屈之頻若隨事隨聞紙札見示則庶可奉以周旋而否難知也故有所云爾令蒙

勤教還增悚戢弟輩終始客旅也朝著夙夜之賢皆主人也寧有主人不相顧而其客不邁邁者乎希仲事憲稟晚出故未及擬以致如此可歎可歎

又戊戌十二月

歲暮空館夐隔松楸孤露餘懷一倍甚惡承此情札慰感無已寅平事　聖意始甚落落賤臣縷縷陳達不已則　聖心殊爲渙然至教曰誠感卿之誠意須終始教戒也又以爲予性氣麁暴故不能免此每遇不平事姑爲置之以待怒息然後處之云云　聖學克已之功接下以誠之德夐出千古不勝喜抃也聞有喬山行逢拜似在新年矣秀夫之憾殊甚誤矣何

不致怨於禮判耶李生所得毀譽亦此類可笑

又

承書深慰示意亦好然名義不可不正則牲畜二署之當別無疑而新設二官是無祿者也則無損於經費矣教官之加設亦以所罷四學生之廩移之則於經費亦無所損也且二署是復舊而非變通也教官移彼而就此也恐無不可矣且纔已定奪於筵中而旋復停止則徒駭人聽矣況教官事祭酒二令力主之又難破去矣如何鄙意牲官之兼察客供爲大不可耳教官昨見東部小兒輩以無受學處願得教官以此知加設之不可已矣如何如何方赴政席只

此

又 己亥閏月

近頗相阻戀思殊深即拜垂翰感戢且慰第呈病之舉物論甚訝幸須亟停如何今日師儒之任更欲讓與何人耶孫明復胡翼之可作於九原耶示諭諫院論議恰副鄙衷當與持叔商量也朝家着實事權行倚閣只惹平地風波可歎

又 己亥閏月

病裏承書慰豁無已示意謹悉陽先生出道州六館之士守闕乞留而不能得至今千載之下猶有識者之恨今若如此後之視今不但如今之視昔也僕雖

甚愚不爲此也幸勿深怪如何如何

又 己亥四月

續承惠札欣慰可量昨日正言猶有未盡今日盡言之可乎　王室岌岌正宜夙夜之賢忘寢與食同扶共濟而乃爲求外便私之計者滔滔心竊憂之以令監而又不免效之則又爲慨然也監司尚不可況令課忠責孝之人自書撫字催科之考乎置令監於教胄之席已得銓衡之平矣若復遽移則真不得其平矣如何如何

又 己亥四月

此雨伊誰歸之　聖主只恨病者不蘇未得詣門相

賀來書忽至慰喜倍品無以爲喻鄙劄非但不欲與曹令相較臺諫有言輒肆頡頏之言甚壞朝家體面尋常惡此今豈敢效之第有一事不安於心欲以小文字更陳情悃仍及　聖德此則尤不干餘人事也

又

近日風波究厥所由皆是此漢所致日夕惶恐罔知攸處昨日　榻前所論　山陵之外無非此事帖伏悚息只自喘汗平生苦境曾所未經耳　榻前教諭可泣鬼神大槩以爲寧慰卿意卿亦安寧心仍稱先王知遇昔日侍講之久矣今日同啓昨日領台以草記控辭而　榻前更加面諭故不得已當着矣貴

院事此漢直欲泥首院門以謝諸尊何敢容喙耶方在備局撓甚只此

又

日拜惠書甚慰戀思　聖上今日所以處賤臣者至矣盡矣而諸公惹出鬧端使此蹤跡一節難於一節日後果有如來書所慮則檀策之外更無所爲蓋上爲　朝廷愛惜廉耻不獨爲一身計而已也記昔石爺劉陳林判書之年輩先後而愼老嫌不能在城卽出郊外此則尚今蹲坐不但無介石之操亦慮　聖上有所不安有此遲遲未知自識者觀之以爲如何耳

又 庚子三月

竊伏空山只與二豎子相隨不意華札來投樵牧之社雖不相着慰感深矣仍審風寒侍履增愆又切喜賀也頃者 聖候違豫實異尋常遠方傳聞心膽若燬旋聞復常尤不勝喜躍也第其時爲 下別諭使之還朝病不得承 命至今身粟無地自容今忽有新除狼狽不足言而駭聽甚矣許疏不害爲一番訟禮而不益于此則必益于彼矣時月荏苒 先大王初喪已迫未死孤臣尚何言哉只自拊號而已

又 辛丑五月

承諦慰荷賤蹤蹤獲蒙 賜對對罷病苦再明則定發

耳　聖上宣教以爲善道與絅實所以陪寺非但陪卿而已賤臣對以善道與絅雖無狀必不指斥　乘輿云云矣

答金文叔　弘郁　壬辰六月

惠書謹悉履用慰喜無任弟病伏旅窩尤悔日積每撫躬自悼而已兄欲去未去費了多少日子想其巍巍豈翅據蒺然人之相厄何太甚歟彼人去後即申前懇無少濡滯則庶免大悔耳比聞守宰吏輩皆以已遞相視云亦朱先生所謂一當去也孔巖之約敢不樂赴但其地頗擾其上有洞學寺水石甚好共憩危欄聽泠瀧亦自不惡幸圖之如何懷德食物依受

珠謝但以程先生事揆之則當辭曰巡相之米雖多難以遍一道之飢者暑潦比酷千萬加重

與趙仲初 復陽 丁未十一月

老去情懷何時不相思也非不欲尺書奉候以道素心而罪戾之蹤累人是懼趑趄不敢忽於便中承拜手札如奉顏采極慰鄙悃只憂虞之意甚切豈天將降大任故獨以此增益之耶弟喪禍餘喘僅僅不絶靜俟歸盡之日此外真無餘念也然有時中夜而作明發不寐不自知其何以也比閱武仲兄家狀其憂勤 王室不忍便訣之意炯然如鏡可見仁人之心矣極令人掩卷而拭淚也五頌暨珍味感領至意惟

館中例曆不敢受無乃聞之者以爲作怪耶餘陽德已昭惟爲時加重以慰瞻仰

又 庚戌八月

魯有謝筆書想蒙登徹即日秋氣寥泬台體動止如何瞻仰區區就言重峰趙先生自先大爺尊先生景慕引重無不至矣頃者此間章甫旁緣尊先生餘義獲刋其遺文而第無玄晏之託此事台兄恐不得辭矣趙先生後孫委進門下故略申之

答洪子晦 處亮

忽得來書如聞天外人聲息也此偶爲此來方尋歸路所諭許多好說話只恐隨風而散也仍念今日事

是實玉成之時也幸討一室靜坐看書絶無怨天尤人之心而惟以義理浸灌培壅則雖在戎狄之間自不能害吾自得之樂也吾所聞於師友者如此故敢以爲獻自餘愼風土節飲食惟是之望

與洪仲一　處大　丁亥

饕風吹雪峽裏倍寒伏惟政履起居珎衛弟與泰之共坐香爐峰上忽被　召命顚倒下山明將還寓此後相奉鄙可易期極令人悵恨也山人本無朝服從前祗　命每從主倅借用今聞主倅在洛未歸野服祗受太涉打乖欲從兄假得領帽帶三兒再明當因泰兄還納也山野綿藐本非一截不問紅黑領隨暇

見借幸甚伯丈尚共大被耶子玄賢友何日西歸不耐戀慘

答申仲衍碩蕃

前春邂逅少償夙願只因病憊未獲深叩迄此耿耿也昨者賢姪見過傳致手帖悅承顏範復奉緒論慰豁難容弟半歲辛痛殆至骨立今則腹脹重發此蓋醫家之愕眙者未知此生復接沉深溫厚之儀警此粗戾之氣否漸中怔氣伯恭逝後安得不然百川之障正不能無望於高明也如弟新遭公議之斥加以無君之律方此蠖縮以俟誅謫耳餘病且畏約不復

又

瞻仰中拜此惠帖慰荷何極仍審靜履崇毖尤以爲喜時烈命道奇釁又抱老舐之悲老景心弱久不能排遣太上忘情豈此小窶所敢望哉邵子詩承諭慨然此不但君子小人之爲蘭荊驗之身心天理常少而人欲常多而勝此甚可懼者而因循汨沒已爲歲暮人其徘徊而不奈何極可憐悼若吾老兄讀書守玄眞可免此極令人敬歎耳濂洛風雅聞嶺伯已行剖劂方校訛舛云可幸只此

又 甲寅

曾因聞慶便承拜盛蹄感戢無已 國哀隕慟何極

如賤臣者心事未白永缺伸訴之地益切攀號之痛也今日事亦已晩矣彼懷豢養之恩而奮臂爭先登之徒適見其可憐也別紙謹悉朱先生語錄尚未免編輯時有所取捨則其他何足怪焉只在覽者之明辨而已

與金子章益烈 丁酉十二月

伏承惠書伏審迎詔有期日不勝悲慰之至弟疾勢沉綿屢以陳乞遞職仰瀆 天聽皇恐不敢安耳所示節目兄上京詳問於已曾經過之人如何弟意則以爲節目自有他家所行而惟是張樂一款終始未安若不張樂則設宴於祠前恐無不可況臨時稍截

喪廳別爲一所則尤無所礙矣此宴似係公事恐不可以私全廢如何如何當與泰之詳議更稟也

又 戊戌六月

卽玆炎熱兄政履如何仰溯區區弟非但 召旨甚峻筵中每有苦待之 教故不得已爲趨謝卽歸之計十三四發行到淸州馬巖山所留三四日仍欲上去然不發先文只以私馬行耳兄曾有教勿爲潛行必欲祖送云故倩此鎭便以告耳然當此暑濕豈望動御耶況馬巖一步稍遠乎千萬不宣〇雨具全無貴紙衫見借否

又 己亥三月

爲別日久戀思可量卽惟茲辰兄履若庠弟思歸未歸必發狂疾而後已矣奈何奈何迎謁之日漸近凡百何以措辦四方於是乎觀禮須務從簡約俾侈習少變如何況今日　聖上以歲饑悉蠲　御供宴賓肴饌尤不可豐而用樂一節亦可省除也須與吉甫諸兄商議務使洽好至仰至仰

又　辛丑四月

頃蒙臨賁伏感且慰良纔聞兒子姑避之奇未能眞的如焦之心尚不能已也西行默定於心而行具掃如最是無衾無褥日氣尚凉以是爲慮矣城主毛衾毛浮舊件見借則可以往來矣如或見借須預示之

如何

又 甲辰二月

即玆風雨氣體珍衛仰溯區區良身恙兒病一時俱劇悶悶苦苦昨者自 上賜送魚果既送堤川家廟柑子十枚分上或薦於再明參禮如何

尤菴先生文集卷三十七